





樂館圖百一偶存集卷之八

開支姪孫 嵩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文昇曉蒼全編  
姪孫明倫敬五

序三

一翁公享堂寺梁橋道勸修樂助序

物本天人本祖均本也而大小異求其舊為其新均  
固本也而難易緩急又異是故松柏不生培塿藟藟  
不知晦朔無他所託體者微也若夫度索之機舉三



元之大氣蟠際無垠大地山河交相灌潤物國莫京  
惟祖爲大凡厥子姓允當動念弗違耳我祖一翁  
公開枝之大宗也紹聖緒抉天端明德遠矣譜乘所  
載雜見於名勝志諸編相傳回道入標勝躅于西園  
者不一而足又書楞嚴經時尊者遣沙彌侍而磨墨  
則是孔林之檜乃其天根而竺乾之甘露蓬萊之丹  
液抑且左滋而右漑所以歷數百年閱數十世人文  
財賦似續繩繩其視大家巨室朝榮而夕瘁者奚可  
同年而語也耶夫陰陽沅泉體魄之所憑依也爲之

享堂以供春秋之祀事爲之梵刹以報晨暮之鼓鐘  
爲之平道砌橋以便衣冠月遊之來往皇皇規制壯  
麗馨香前人創之弗敢墜也今何如乎斷椽毀瓦欹  
危寢室之筵棟折梁摧傾壓梵王之座隄崩橋墜溪  
流漲駛行者惕若深淵焉昨修春祭適值漏天香帛  
幾歸水化而子孫駿奔堂上以及食餼堂下悉霑首  
塗際况夫山谿之汜濫梁柱之震驚不亦又可慮耶  
若此者所當動念而不可須臾緩者也第傾頽已甚  
費浩且繁慎毋怯其費而遲諸月日也浸假飄冷風



而化零雨其將委之曠野乎抑亦鼎新而建造乎難  
易緩急必有能辨之者矣予耄且荒末由贊助謹請  
先聖之鐸佈聞于四位慈孫佇知人人永不匱心在  
在引無量手莊嚴煥彩氣脈鍾靈發揚我祖之光  
華永介仙釋之福報斯一舉也三教備焉矣

王老公祠丁祭序

余讀詩而至閔墻心竊疑之乃人有恒言曰幼兄弟  
而長則隣始覺詩人之大有感于天倫也夫一本之  
愛惟親則合若視兄弟而無異于其隣也浸假而秦  
越視之又浸假而異越視之矣干戈之操有由來乎  
粵攷史傳所載義篤友恭者寥寥可數第聞有聚花  
萼之樓者矣未聞有合松楸之墓者也有聯紫荆之  
堂者矣未聞有其苾芬之廟者也我伯高祖世臣公  
暨我高祖世熙公其綢繆友愛之至雖生也晚不及



見知然颯颯墳笈風傳百世蹟今拜其墓則長枕平  
大衾乎何融融也與其祭則分甘乎讓梨乎何款款  
也以故我後嗣子孫咸有若一祖之孫也者而無有  
異視焉曩者丁祭之舉賴有端人所發甚微而所充  
甚大目今受餽餘而拜神惠微諸君子之力不至此  
由是道也篤以周親洽之至愛系雖疎而歸之本世  
雖遠而聯以情于以泯其爭心化其戾氣太和洋溢  
則百祿是道矣若沾沾于分胙銖兩間是愈疎也以  
視九世十二世之同居則我輩猶且近之不特見笑  
于張鄭之門母乃籍籍人言而第憾二公乎

寶積禪寺募建大悲閣緣序代

儒由說樂而成君子佛以悲願而成聖慈其見地不  
同故生趣或異豈其自闢空門而舉大千悲憫之境  
獨括之優鉢中耶不然何矢願乃爾也吾聞須彌山  
微塵數風輪所持其最上風輪名殊勝威光藏能持  
普光摩尼莊嚴香水海此海中出大蓮花各種種光  
明蕊香幢此華幢上有大寶地平坦清淨具衆嚴飾  
此寶地外有大金剛輪圍山周匝圍繞然則所謂大  
極樂世界者誠莫踰此此又何說哉甌豐樂里之有



斗峯名山也斗峯之有寶積創于唐敕賜于明祖時也寶積之重興乃古和尚振宗風而今之嗣法者則吾庵大師也間嘗披讀斗峯紀畧嗟峩崩劣雲出山腰俯視大米諸峯宛如盆盎中有蓮湖遍地皆著金色其巔平坦清淨正方如斗底但不識與光明蕊香幢及所稱大寶地者同耶否耶惜無金剛輪圍爲登眺者一偶憇地耳大悲閣之建吾大師其有弘願乎昔蘇子瞻作大悲閣記以大士化身現八萬四千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豈非悲之所蘊結者弘而

聖之所變化者大歟吾大師之欲建是閣也得無類是將見有豪傑出縱其目以經營奮其臂而廣助斯閣之成不終日矣異日者予與師而登眺其上南望武彝東觀煙海豁然眼目別具人天然而山有榛莽願以招之野有平蕪願以闢之彼總者林願以穀之彼潢者池願以靜之悄然四望忽不覺悲從中來矣范文正公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請以質之大師果是一箇鼻孔出氣否



前以養之夫前東發一尚無其日原古  
其文五公休正從夫十七之  
如

如  
原以  
其

其  
其

其  
其

壽應孝廉上治序 代

皇上御極五十有二年癸巳

聖壽六旬康衢風動十五國皤皤之黃耆紛集 京師

鶴髮光天鳩杖震地引

見大內賜宴賜金于是申養老之令謹孝弟之教自虞

夏商周以來所謂臨雍憲乞授爵更老者未有若斯

之盛也予時行役中州流連盛事因追憶董子有言

壽者酬也因其德之大小以酬之執是以推則廊廟

之中有人若胡太傅文潞公非不榮也其行過勞泉



石之間有人若夏黃公角里先生非不高也其節太  
苦若夫蘊盤根之葱鬱發天籟之文章同枝聯雲路  
之鏤奕葉煥霞章之綵斯固三壺之不能兼而十洲  
之不能一再覩者也維時同予遊者鄒子少水在坐  
作而言曰大角明而萬物貞南極輝而百昌固方今  
帝曆萬年薰蒸世壽東山之東南山之南類有人焉卽  
如敝邑上冶應先生者近是公負奇姿嗜古不厭臨  
池彈奕並臻神化癸卯闈內掄元微以策語亢直擢  
之魁選豫闈得士記中至今讀之如聞太息丑戌兩

經薦剡數奇不偶乃鍵戶洗心登山縱目所著漁溪  
散說高可等身以視叔世負才名而役役于宦轍者  
其勞逸爲何如也昆弟五人卓然岳峙叔氏敬非先  
生登已酉賢書尙志不就揀選縱釣居之雜著翕然  
唱和合壽名山方以瓌瑒難爲伯仲有丈夫子四噪  
譽菘林盡屬應時之傑叔子雲素雯以五經樹膠庠  
之幟諸咸魚麗成列輒建旗鼓于泮澤中昔人謂南  
頓氏一堂皆才不得獨擅前徽矣今行年正釣渭之  
辰耳目聰明步履矍鑠左圖右史吟披不輟常有冠



蓋過吾空者願見而不可得徒想像于丹崖青壁間  
則是商山四皓不及矐陽一老者今古有同稱也以  
之光那家昭世瑞不亦可乎予曰然予聞此若曾列  
我南城庠而後蜚聲于宜昔讀其文今得其人不圖  
其高潔昌華之至于斯也已而令子雲素果捷

萬壽之魏科過予燕邸其品曠然其儀肅然其文洒然  
而新悠然而遠應氏之衣冠文物具見一班矣移時  
列常珍開椿度其躊躇濟濟而稱觴堂上者吹塤吹  
箎則祁轍之刻羽引宮也舞斑列綵則儀儼之遏雲

回風也洗觥侑爵則王謝之芳蘭玉樹也盛矣哉其  
宋魏公六老之圖乎而山高水長之曠致又加等矣  
爰述其見聞次其聞答緬想其風流用是介之鄒子  
以祝公純嘏而更爲公蒲輪三老之券





重興文昌會簿序

荒屯既寧麗澤攸興我輩同族相知之雅以文會而  
 晉祝于梓潼偶集得十有八人自丙寅始一時里人  
 士褒彈罔諱謂是會名數恰恰與瀛洲合且看誰爲  
 房杜也者噫彼妄言而此妄聽奚庸心哉明年丁卯  
 行漸弟舉于鄉會事初興烏措諸有同人踴躍均出  
 不貲徹宮調于長天流羽觴于五夜縱嘈嘈偶語又  
 惡知其說之云何也洎歷三科聲聞濇汰少者壯壯  
 者衰北道囊空南窓穎禿仲春三日拮据以供祀事



會飲之際相顧徬徨有若神人之交謫已卯家亦實  
繼行漸而書升人亦有言聊供談笑雖慶賀與前無  
異而逸興亦少衰矣夫豈有得失異同之故哉蓋會  
至是歷十四年其放而孳之者久宜若益之初九錫  
百朋而弗違奈卷而懷之者多有若坤之六四括囊  
口而不出抑且簿籍之盡去竭來子母之無徵由是  
變易相尋久之死亡相繼所幸亦實納慶賀之膏田  
百五十鄉斗藉以維繫于不散尤幸其長君汝升不  
忽斯會之名存而實亡也爰各斂百文畜息十稔得

實租五十四鄉斗合前之所遺卽無力之家時當承  
值亦可無空乏之虞矣會重興于辛亥越翼歲科試  
吾族補弟子員者四人會中子孫備得其三又翼歲  
歲試汝升之子達可亦發跡而在泮焉凡里人士觀  
後起而追念前人若元公舉上行漸亦實之所垂裕  
者則斯會振興之有自概可知也嗟乎諸君往矣計  
會中所存惟予與繼先子登是也而已予行年九十  
有一繼先少予五歲子登之少繼先是也之少子登  
皆如繼先之少予年縱使盡如香山之李君元爽歲



月能幾何哉惟在後之人承先志順帝則誦三百篇而敦孝友仰十七世而念修爲世世年年祇供祀事俾聞者听然歎曰此伊昔所云瀛洲之遺芳也雖然瀛洲亦不過際會以成名耳房不有子杜不有年謬矣而許敬宗在嚮學小子羞言之彼儼而議之者抑獨何耶

### 塘會序

嘉會所以合禮也亦以聚同氣而賞物華也聞古之人有以蓮名社者矣有以竹溪標逸韻者矣有撲蝶擅譽於東京有萬花稱美於維揚者矣未聞以塘名會者有之姑蘇爲盛吳音稱塘曰蕩蕩之廣袤如湖悉種荷花花生多並頭遇含香將放之候衆會爭妍畫船簫鼓馳逐馱於水馬中有十六七歲女娃粉白黛綠輕裝茜服擊桂擢唱吳歌爭逐採蓮採得並頭之有異色者衆會特侑之予時假館於蘇得覘其勝



概云厥後閩之建寧郡公張兩如先生延予主修志  
事與朱君回春往來不輟回春子朱子之嫡裔近襲  
翰林五經博士探討遺跡文獻闕如偶問半畝塘奚  
似曰經先明兵燹之難湮沒無徵矣惆悵者久之諸  
同遊相進曰何地無塘何塘而乏半畝擇其源頭活  
水交注之處構一草亭亭卽以半畝名我輩聚會其  
中于以紹子朱子之遺不亦可乎由今追憶自蘇及  
建六十年於茲矣適同房諸君子有以塘會咨予者  
多矣乎式獲我心也按吾里之勝衆山排闥左溪右

塘宛若橫江之筏風水家謂爲牌形者近是或則變  
爲甫田則疎矣今茲會也雖以衛塘而防獺祭亦以  
固本而妥龍眠然而地旣鍾靈人當選勝行歌互答  
挹荷池十里之香連袂言遊披菱沼千行之綠何須  
簫鼓山風地籟交鳴不畏湮淪雲影天光現在名花  
奇蝶歷落池中詞客高僧參差道左無在非塘之所  
有更無在非嘉會之陟趣於塘者之所有也推之在  
昔而又奚羨乎異日者諸君子得位乘時如馬會稽  
臻胡湖州宿築堤塘以興民利亦不過行所無事而



繩木林禪師語錄節要序

予久客燕市都忘夏臘日數見可欲嗒然不有于心  
不幾乎寒鳥窠中一老僧耶往嘗歷名山禮祖庭與  
諸大德士者遊見夫升座引幢離離穆穆程正公所  
嘆爲三代禮儀在是者寄慨良深也迨與之叅禪機  
頌藏典類皆拖泥帶水牽頭補脚殆不能空諸所有  
而第空諸淨智圓妙之心上焉者不過造有漏果修  
有爲法而已他尙何說哉今年夏予鄉松門上人自  
南來一見生歡喜心嘆其少年精進便能向上一着

已予因舉鄉之有得于塘者而告之良有以夫  
昔而其矣美乎異日昔者君子嘗也來執職焉  
亦更然非來嘉會之遊賦然歡者之視亦亦對之  
奇艷五華出中國容高僧參差遠近無在表觀之  
蕪楚山風賦巖交謝不長對備書深天長與在  
野皆出十里之香表焉遊遊遊于竹之綠竹

一馬字集 卷之八 三 樂餘園



似有得于善知識之所開導者已而知爲繩翁和尚  
之白足也繩翁飲天童老人之嫡乳松門親承一喝  
耳聾後畢竟轉聰予鄉又得一佛地種子更覺歡喜  
無量尋出繩翁語錄摘要見示且囑余序余不知禪  
亦嘗竊聞之夫總大地山河衆生萬類莫不具有淨  
智妙圓之心蓋心之爲義參三而一爲之根祝無功  
所謂欲動欲流出乎一一人之外似未足盡其義  
也今讀繩翁之所宣揚雖未脫離文字而一掌一痕  
一擲一血實從惺惺中參悟得來豈如近日堂頭恣

我說而亂佛說而卒陷于波旬說之惑世盜名者哉  
余尤愛其栽秧小叅一則拈拄杖畫圓相◎云諸人  
須向者片田地猛着精彩又畫◎云者片田地原本  
契書是誰收着善哉斯言也是卽清淨妙明徧周沙  
界而總持圓湛本際固無際也是又使幻相幻識一  
切種種不生于幻心而離幻卽成覺也松門諦承之  
哉抑有說焉如如正智着點生塵應無所任加圈則  
滯松門南歸試叅證而請轉楞伽是又宗門中一公  
案也旣着佛頭之糞復偷祖頂之珠庶非僧非俗之



陳人穀子窠中不致為油麻牽絆當合竹而笑呵呵

矣餘四南觀海象嶺而驚解然時時

好亦休語滿城吹玉簫詩想也

世此與不坐午日以面觀以

界而歸其國本家固無計

與書其前亦言善共賦言

贈左青柯序

鄱湖中有兩山特立懸注水中者曰小孤大孤若同

懷之大宋小宋大蘓小蘓也顧其名或亦靡瞻靡怙

雖匡廬嶽聳又早已隔大江遙遙而去之義有取耳

乎彼大孤者高標振拔風濤不能撼魚龍不能齧昂

首雲霄之上濯足彭蠡之中又能挈小孤同砥柱吾

江西焉子潯陽之籍子安之孤也興觀名義其在斯

也耶



贈衣聞序

小孤去大孤百五十里許玲瓏碧削或象形而易名曰髻髻之爲義古人所以束髮也憶古之學者當垂髮時由小學而漸次大學日有課歲有程率之孝弟以養其真教之象數以廣其識訓之經史百家以大其用如彼小孤自有天地卽有此山殆非積累而然也然而開闢之初元氣所結蓋亦非無本而能然矣

重興積慶庵募緣序

環天之下能樂致其有餘者莫善于積積則厚厚則流光是以慶澤長而施行時措觀之于山不讓土壤而有以積其大也觀之于水不擇細流而有以積其深也其于人也亦然士積句而成章農積粟而成庾工積竹梢木屑而成有用之資商賈積敗窳敝屣而成貨殖之富以至積狐腋而成裘積翠羽而成蓋人徒慶其流光之厚而不知積之者幾費經營也積之義大矣矧曰慶之云乎乃惟東震旦氏之教淪虛守



百一傳存集 卷之八  
寂空四大而非有五蘊不以聲色見音聞見似若一  
無所積者然而內藏之典梵王之刹伊蒲之饌祖戒  
之衲幾與王公大人埒繁非積之之厚安能至此哉  
西甌苦竹之山有菴曰積慶相傳創自宋嘉定間迄  
至于今佛像莊嚴石林丹碧居者其有積乎不然何  
慶澤之長至此也歲辛未無明布燄浩劫飛塵數百  
年積慶之禪林竟付之紅光烈火中捲土重興大難  
大難有僧熙壽等不怠前修意新堂構焚香合什乞  
弁于予予曰斯今室十空九民之無積衆矣安能空

所積以貽爾積慶乎雖然一文一笠之施彰然公案  
寸寸而聚之粒粒而聚之積以衆擎不爲難舉善乎  
伏波有言曰人之所貴乎積者爲能散否則一守財  
魯耳當今之時有大檀那伸歡喜手佈無量功則茲  
舉也殆不日成之矣予因積慶之義析字道白于以  
見凡物必有積而成且以告人之善積僧之善化其  
所積又以警人止知積其所積而不能散其所積者  
是爲序



偶園詩文集序

予與是也交越四十年初見是也之小品入股文清  
真超脫若有得於先正之所以爲文者久之而習其  
爲人讀其所作詩古文辭矜貴之氣炎炎逼人乃嘆  
踏破鐵鞋不意得之族屬遂定交焉先是予浪跡幾  
徧天下奉教於名卿巨公衆矣自分愚賤不敢侈言  
交卽常布中所託素心而思共晨夕者惟徐州來蔡  
九霞徐又橫李雪木四長老先生然亦曠不常會會  
或爲不相知者所牽散到今耿耿猶有憾癸亥自滇



南歸喪亂之餘井廬故舊荒喪淨盡求一木一石爲安身立命之所了不可得得是也日竭來不輟是也時讀書尺漢樓予過之日方晡俄而燈炮俄而鳥鳴俄而聞溪干錚錚網聲漁舸亂矣又嘗步霽月挈渡船坐蓮花石上畫沙對語一舉頭而月淡星稀赤輪從東山上凡予與是也上下千古論說中不無離合然總不沾一切歎羨窮酸語則我兩人之相契可知已是也家酷貧殊不見貧者相深衣鮮屨翛然自得好購書及古今字畫研牀筆架茶鑪酒注几案盤醞

之屬亦皆精緻世之人怪之而是也不顧也予又爲飢驅走北平別二十年始歸訪其所近構之偶園廣袤不越百尋而疎籬小池山花澗草位置可人因笑語曰方丈之園而乃偶名以之樹嶧陽之桐猶恐其逼若合根連茹而來其將何處討生活耶是也亦笑曰是皆君之不偶也假君而善偶則必着鬱輪袍媚貴主行將割輞川以益我園豈不爲吾江兩大奇觀也哉是時爾玉繼先非能聲振拓甫皆在坐听然大笑爰托契而要七老之會嗟夫迹以人傳人以文顯



追懷疇昔雖兩相得而不免於孤今再重之而成七  
是也又出其詩文以授梓則四海之友百世之遠將  
有引爲同心者多矣乎是也之偶也是也在里中日  
應酬盈案要皆瑣碎不足錄其所錄者皆是也之鏤  
心銚腎而出之者也恨不得四長老先生一論定之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卷之九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姪孫明倫敬五

全編

開支姪孫嵩峻及較

序五

壽梅母萬太夫人序

蓋聞易以道陰陽陰陽者道之器也網緼者化之基  
也然而顯仁藏用莫不肇起於一元元也者于時則  
爲春於德則爲仁於五殊則爲木其在於天則爲角



爲斗爲壑爲井爲圖書翰墨之府而人得之爲善氣  
爲太和爲松栢之姿爲皇家棟梁之用世徒仰其暢  
茂之若斯也抑知其相助以有成者蓋有合同而化  
成者焉嘗讀易而窺其端矣震匹巽而爲恒恒久也  
久則職其居而實弘也抑又配離而成豐豐大也大  
則隨所至而業廣也從於輦下宜於日中佐文光而  
麗于正則來章之有慶譽夫寧有紀極者哉洪惟太  
夫人孕金臺之秀濯玉泉之精含明照之徽蘊柔嘉  
之美風生林下聞者早卜大邦之有子矣先是太夫

人之家世乃我鄉洪都望族也大司空維壽公發祥  
以來蟬聯奕葉至是大父由浙宦候補京師閱世爰  
居遂爲燕之宛平人太夫人生而穎異長而幽閒王  
考扶九公愛若掌珠常顧之曰此將來必爲明哲之  
婦若母但吾世系西江必得西江盤根列挺之君子  
于以光我豫章吾願慰矣旃蒙赤奮若之春我宮詹  
公捷南宮選中秘藉月書之作合遂委禽焉太夫人  
內則是式中饋攸嚴紡塲繡架朝薺暮鹽宮詹公居  
冰署者若如年曾無珠桂之憂則太夫人之勤劬是



亦坤道資生之一兆者矣若夫風木忽驚霜露交惕  
大事同勦采蘋交匹宮詹公篤慎追之誠適獲有齊  
之助則太夫人之孝享是亦萃聚而允假者矣至于  
素封之室豪士之家月厥誕彌保姆養姆聚中幃而  
不可須臾緩太夫人之協吉夢也乳哺身之衣履親  
之一嘷一笑皆保誨而調循之是亦家人而嚴君者  
矣洎宮詹公御星輅之四出也視學畿內祭告  
闕里典試于兩河三吳之會苟內政不得其賢則百  
務皆歸叢脞太夫人不動聲色而門內肅如蓋其含

光可以燭機厚德可以載物而君子攸行在在彰其  
赫濯夫惟居邸署而操內政豈非柔得位而上下應  
之之大有者哉夫明作而勤不息明發而孝不匱愛  
無溺而母道昭代有終而婦道繼由此推之則受介  
福于王母可知也已是以宮詹公篤生五桂而太夫  
人獲其三我西江辛卯之闈后府一堂步廣寒者三  
珠而太夫人有其二况季子文名鵲起竚待鵬搏二  
姚懿美鸞標允諧鳳卜而孫息之爲寶樹爲璫桃柳  
且岐嶷迭出而莫窺涯涘將所謂豐者日益豐而匹



休于恒不亦日進于無疆也乎茲八月朔後一日爲  
大衍設悅之辰其稱觴而致祝者非譚邢之姻亞卽  
通德之生徒况山輩誼忝通家聞之最審知之最真  
不敢以腴詞進惟臚列坤之策百四十四進而四千  
六百有八以爲太夫人祝

廣昌魏氏族譜序

代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類皆神明之裔迨後晰以氏  
里繼之爵邑林林總總不可紀極然自今日以溯皇  
初大都一本之所遺也是故姓之爲言生也本大者  
枝繁源深者流永遐覽帝王世紀周曆最長蓋后稷  
以農事開基至文王而厚德殷仁光顯西土其在詩  
振振繩繩克昌厥後歌詠有由來矣攷文之昭分封  
建國者若魯若衛若曹若滕若蔡若霍若畢若毛若  
邴若郈弼亮四世惟畢公之施澤爲最久公之裔孫



百一傳存集卷之九  
若萬者仕晉食采於魏至絳犖舒代爲晉卿延及斯  
而有侯封後之子孫以國氏焉畢與魏較則又以魏  
之族爲最望秦漢而還代生英哲其以賢良顯則有  
若弱翁相元成徵以文史顯則有若伯起叔彥深澹  
以直節顯則有若仲房驥孔時大中以高風顯則有  
若王屋山人萬清逸處士閑至其探深邃遠優入聖  
人之門則惟華父文靖公爲最大按公名了翁浦江  
人累官端明殿學士生子遠四自浦遷南昌復由撫  
州之赤塘遷盱江李塔今子性無復居李塔者而其

地猶名魏坊也自魏坊遷廣昌西英堡而伯仲季列  
峙爲三伯居甘竹去西英三里許仲居株橋卽西英  
右地季之世孫曰祥曰禎一遷寧都一遷寧化餘則  
居近堡如初自南宋迄元仲支之子若孫皆以仕宦  
顯明初有五世孫卓字與立登洪武乙丑進士以御  
史出巡豫又巡按京圻目擊戚里橫暴執而杖殺之  
上聞大怒賜之卮酒曰御酒同卿飲鋒刀不肯饒卓  
應曰忠臣不怕死何慮帝心焦遂扶出就僇自是子  
姓以讀書仕宦爲戒幾二百年啟禎之季稍出應舉



百一傳存集 卷之五  
五  
文明肇開逮際我

朝而雲蒸霞起矣其在甘竹則家稱博士學擅淹通濟  
濟宮墻競標赤幟在株橋尤冠冕文章之巨室也日  
乾太史應

皇運上元之會作西江第一人讀中秘竒書爲賢王  
上客而文子難弟接跡而掇巍科由茲世求夫焉有  
極乃若季支之在信都衣冠俎豆蔚矣聞人近如寧  
都昆弟輩以孝友節義及詩古文辭顯于時三魏之  
稱轟然宇內况夫散處于石城七閩中者又未知幾

累七而幾若若也予因讀魏氏之譜喟然健羨不特  
見昭穆之序編紀之嚴取裁于歐蘇之合體是以賢  
良文史高風直節表見于西英者兼而有之豈非先  
哲之貽謀綿綿弗替者哉則又謂西英之魏爲最望  
可也或曰華父本高姓予聞畢公高文王之第十五  
子母乃避開先之祖名而嗣祧于魏魏大也傳曰畢  
萬之後必大則西英之魏之大也固宜



崇仁聶氏族譜序

聶爲江南舊族攷之于史長孺蜚聲于歙浦賁遠抗節于臨川炳炳麟麟不勝屈著在氏族可無論矣乃若師道入吳爲上國師修陰陽養氣星卜之秘至今仰問政之山有餘慕焉今聶子士儒挾天官術籍甚京邸真師道嫡乳耶何車馬過從之流水也予亦樂與之遊一日以其族譜求弁于予予惟天地者萬物之祖也而太極者又天地之祖也羲畫文言公象孔繫其卽天地之譜乎而後之作者區分縷晰于是乎



文象有書職方有攷山川有圖羣芳有譜羽毛鱗介  
昆蟲之屬有類紀而况族系之在子姓蓋綦重哉然  
而難言矣敦水木之思者惟誠可通操紀載之任者  
惟真足久本以遡本必總而該支以分支須條而貫  
合則例之以表而歐陽氏之譜可裁焉要則鈎之以  
線而眉山蘇氏之譜可鏡焉于以志孚于幽信章于  
世累葉而上可起而親歷傳而遙可俟而定豈非仁  
孝之盛軌也哉非然者侈大則安生溢美則實掩援  
他宗則本宗有不享其祀削弱枝則本枝有不受其

昌匪獨筆墨之穢也抑亦宗祧之憂焉予聞聶氏之  
望于崇也雅多文人成是譜也殆亦萃誠錄真兼總  
條貫承先啟後適兆于茲行見長孺賁遠諸君子忠  
節文章蔚爲南江之望不徙矜獨行于詹尹季主諸  
賢已也易首乾坤推六子乃于萃而見天地萬物之  
情則竟內之象其亦可于家乘得之也夫



前文... 於維時序... 皓吏難驅... 白帝其露... 珠絲占巧... 飲菊佩茱... 揭來序在... 哉生美滿... 值千金一... 色蒼茫莫... 辜負光同... 萬里嫋嫋... 留踏歌之

良宵會序

於維時序備美春秋踏雪折冰寒威可畏泛蒲採藥  
皓吏難驅惟迎淑氣于青皇光風轉蕙若挹清暉于  
白帝其露澄葭然而羯鼓催花誰步三郎之苑抑亦  
珠絲占巧莫窺九孔之針在採蘭贈芍之玷佳辰即  
飲菊佩茱亦非勝踐若乃時惟元夜仙娥不耐芳塵  
揭來序在中秋詞客正修玩事霏微彈墨既生殊勝  
哉生美滿輸華大望何妨小望幾痕浣黠好端詳刻  
值千金一色蒼茫莫辜負光同萬里嫋嫋留踏歌之



曲飄飄望泛海之槎展疊星橋珠聯壁合乍登天柱  
露下雲低美景難逢問千炬百枝安在流年易邁不  
分光合樂奚爲古人秉燭園中殘宵尚惜狂士邀杯  
月下隻影猶豪爰有高人連爲雅集紀芳辰合褚陽  
秋之古部序儔侶倍晉竹林之七賢買兩夜之燈錢  
無嫌露魄經半秋之扇影正在天心式宴過飛俛金  
杯之在手行歌長嘯仰瑤鏡之當頭弄笛品簫漁陽  
應鼓批風抹月牛渚聯舟報紫禁之六更七百二十  
分漏真如玉慕音城之諸勝三萬六千日年盡爲華

惟諸君逸興良佳在老子餘情不淺遙聞仙樂金蟾  
傾耳以迴轅載望瓊筵玉兔垂涎而大嚼遐哉盛舉  
兼竒峯瑞葉之華毫矣荒言永木正金剛之實也云  
爾





羅荔山公祖東遊紀序

大矣哉山水之得于天潛見之俟乎命未可苟焉已也惟中有主而樂且知乃能因乎時而各得其情之所適不則違世者既不足以語之而汲汲于用世者之為殊未見其有合也我荔翁太公祖捲南海之潮備東山之致紹大中丞之遺澤闢小桃溪之芳園儼然大羅天上人曾不崇朝合浮山而溥濟天下其在斯耶迨一出而計部澄清予養歸田十有三載洎乎應召福我遐邦一歲雨之載歲風之三之歲皎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日而青天矣放衙之暇詩卷堆牀琴鶴交鳴爐香爇  
蔚覺青城仙子天矯乎來若王謝兩池聊足供浣濯  
而已乃者奉承王事道達東吳泛鄱陽則古槐灑  
濤眺上清則新宮插漢玉山道上七里灘中或蒿目  
而悲或曠懷而嘯錢塘探古磨洗以認前朝吳會徵  
今網羅而收國士放舟揚子注望金焦躡屐維揚靜  
觀潮汐所歷境趣莫不摭括于篋囊中竊憶桐江老  
子孤山處士穹窿道人亦各悔恨咨嗟祇獨行之是  
固至若饒之范杭之蘓金閭之白傅廣陵之歐陽悠  
然听然而快心于後來者之有人也公遇興會必發  
揮而見于詩融以千卷肖乎三籟吐棄一切纖濃剽  
綴之習詩中有畫庶可比倫而滿腔至情光炎絢爛  
則超乎其上世或以韋孟溫李擬之則陋矣斯行也  
累金錢十萬通易無期非若祭告封藩王試之無事  
雖日夕鞅掌且猶不足公則恢恢乎有餘度所謂心  
閒而政自閒者信古之人不我欺也山不能詩而僻  
于詩鄉嘗彙集古今詩滙未能貞木樂哉貧也不然  
則所失固已多矣



墨金幾十萬箇長無聊我苦祭苦博番主短之無事  
頃欲平其上世近以韋孟盛李鐵之頃剛矣其亦也  
難之賢精中育畫其下以命而識強至前光炎餘闕  
戰而具于藉蠟以于卷肖乎三蘇也棄一以難數標  
然和然而刺心于發來者之育人也公豈與會必發

鄧偶樵先生年譜序

人生有三大立太上至德無爲不功而澤不言而謨  
其次則汲汲皇皇進取乎古摩刮乎今博搜名象山  
川之趣以至著爲事業發爲文章惜日乘時老年不  
倦此隆古媵修之所爲也吾竊聞今之君子則異是  
學也而昧理行也而迷途日閱歷于得失存亡而不  
知身心性命之所在不幸而濫一科膺一爵則覩爾  
面目勞爾腰膝鑽研于脂韋逢時之習而發蹈其恣  
睢暴厲之爲迨乎解組自雄惟日不足蕩者徵歌舞



固者求田舍嗟平生年不滿百縱使百年亦不過三  
萬六千日耳生我何爲我生何事檢思子夜欲求一  
日一事之傳述也詎可得歟今年春予再遊白下竊  
望見鄧先生顏色固識其爲有道之先型及浹洽過  
從先生授以手編年譜一帙燒燈三復蓋不覺心輓  
輓然動汗霑霑然下也予賦性迂拙少讀書亦慕古  
大者之行事壯而北走齊魯燕趙南極滇黔天末之  
巔閱天下士多矣類有同時之智跡予之爲如貨衣  
于裸國乃至窮餓而不悔卽或悔焉而面目腰膝又

皆鴛傲強梗不奉使令遂至于今硜硜然不悔猶爾  
也今讀先生年譜歲十有六慨然而學留武侯鄉其  
志宏二十而得聞唐宋大家叅攷朱陸同異之學其  
識定三十而縛沙腓間其氣沛然而不可禦由是選  
西清牧漳萊分憲三楚皆于沙蟲猿鶴中大旋乾轉  
坤之手陰晦不能掩其光風濤不能撼其素卽權奸  
忌毀能解公人爵而不能易其天公今際潞公同甲  
之會歷四百六十八甲子矣晬盎天真吟批不輟日  
拈時菘以啟庭訓儼然震川荆川本色此固古之媵



修今之太上者英至道黎美齊芳矣夫龍之行兩也  
本于潛豹之成文也本于隱鵬之搏天也本于六月  
之息先生之事業文章先生之本砥裕如也人苦不  
自悔乃以曲見而遂謂古調之不可彈盍亦悔十年  
之不讀書矣予是以三復斯編不覺心輓輓然動汗  
霑霑然下也遂忘固陋而有是言

壽南豐曾惟睿六十序代

人生有三大壽而年齒不與焉德足以扶間黨則壽  
功足以亢宗祜則壽而其功其德復能建之於言可  
久而可徵可歌而可咏則彌壽人固有介壽百年若  
不能有其終日者抑有際而顯榮躋而耄耄面則逢  
之諛之退則毀之此其人乃兩間之芻狗萬物之瘿  
瘤而已矣曾亦何壽之有哉如我宗惟睿挾周應之  
才而具方大沉雄之氣少孤頗席豐厚鬼瞰其室者  
將載車而俟之惟睿不動聲色而卽有以相服蓋根



祗若斯之殊也是以而噪譽膠庠卽爲鄉先生惕菴  
湯公皇武江公所推重以是而造福邦邑卽爲縣大  
夫鄭侯所信從若邀蠲免而省闔邑萬金之糜費當  
編審而除通排七百之虛丁皆賴我惟睿調劑而贊  
成之所謂陰行善其善則莫可量焉者矣此其壽之  
於間黨者一也而且篤于親親保安百世歸文齋驍  
騎之產而軍役清正異支竄毀之誅而根本固承  
皇恩修祠之異典而廟貌光嚴世表譜系之修明而源  
流晰凡若此者皆我惟睿殫精竭神口卒瘁而手拮

據焉卽日屬子孫不言勞其勞正莫可掩焉者也此  
其壽之于宗祊者又一也夫以俊偉之才直方之氣  
效于間黨效于宗祊日或不遑矣然而百家之書四  
聲之學猶眠食以之焉故其偶述行陞皆歸典則先  
公辦香庶有賴乎此其壽之于詩文者又一也嗟乎  
今世學士大夫類多逞小慧而行私卽同室之呼籲  
一本之疾痛利害漠然若秦越人之視肥瘠乃者假  
其力而一爲之莫不有市心焉於是蒸其目薰其心  
從前靈虛一歸窒塞其發之辭也如病者之狂言魘



夫之嚳語又奚怪朝未華而夕卽萎乎以視我惟睿  
其爲人之壽與殤何如也今者惟睿壽六十矣曰德  
曰功雖不被天下而族與黨稱之矣曰言何必追風  
雅而文與行符之矣予宗人也言媿不文惟據其大  
節而實道其所以可壽者蓋將使有目者不睨其誣  
而有心者不惡其佞也若夫道而彌光年而彌永後  
而彌昌此亦有德必得之效也余且俟之矣

普化會序

禮有致齊散齊之文滌葦穢交神明也說文葦從草  
葱蒜之屬自竺乾氏出將羽毛鱗介之畜一切屏除  
不幾使禽獸逼人乎嗣或易之以月日似竊三日七  
日之義而克其類者儒者猶有取也蓋流俗貪饕萬  
錢萬羊恣口腹而戕生命陽惕以輪迴業報之說陰  
生其悲憫懺悔之心今所謂三官準提齊者類是是  
之取爾然求其行于世則無殘質諸道則不畔聞聲  
普化要莫正于雷齊易曰雷出地奮承殷薦也月令



中春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萬民曰雷將發聲凜天威也漢五行志雷首萬物與之出入二月出地百八十日八月入地如之入除害出興利也此則震動修省之微旨也其獨取于辛者何震爲雷爲木木以金爲夫辛于五行屬金于時司秋于用曰從革從革者蔡訓從而又革殆詔以堅貞肅若革其舊而新是圖遷善改過之精義也夫奚取于初六而不及其餘耶金之子爲水水成于地六六也者陰始凝也立教者若曰陰之初凝不可不慎故拈出而使之退藏于密

坤之初六曰履霜坎之初六曰坎窞此物此志也太哉義乎具無量知慧之婆心而取象于不貳今諸君子從事于斯亦皆知慧位中人而進取于無疆也吾知日省月察不俟震驚百里而凜天載之無聲無念百鍊精剛而修德行之有覺因成而果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有何願而不應者耶若猶未也亦猶是竺乾氏之下塵吾又知諸君子必不爾也余老矣尺蠖久屈其何由伸不能從諸君子後然興復不淺私心竊鄉往焉







朝鼎定督學閔公度知其名而聘招之謙以疾辭堅不出葛巾野服逍遙于山丹水碧間遂得肆力于古文詞時詩學荒蕪音韻駁雜偶于友人家閱古唐詩歸愛而卒業焉眠食研思旁通旨趣故其爲詩也清真澹遠識者謂其胎乳于竟陵長世樂教授能引誘不倦體老氏爲腹不爲目之學嘗誨諸弟子曰學者有二病非畏難卽趨易畏難則輟趨易則苟四子五經立命之根也諸儒語錄磨心之石也子史百家壯膽之藥也廣收而斂用力透而才充卽發爲制舉菘也

真新精到可以羽經翼傳可以自名一家豈如近日混沌不才無耳目口鼻嗅人血食者哉建人士皆翕然宗之故三庠序中之知名者半出其門若孝廉陸君登選明經朱君士燧其一也爲人性靜若寒水語艾艾不能出諸口若尙論上下古今人物則雄辯驚筵達宵不已惟至事變興亡之故則揮涕交頤或放聲長慟卽髦年淚竭聲衰而嗚嗚之音淒然大野雖蟲鳥不能爲之動而風雲不能爲之變也庚午訪友東灘出仙霞歷吳越齊魯追惟憑弔悉見于詩音節



凄然淫淫血漬歸聘修府志偕宿寔溪書院相得恨  
晚乃出澹遠堂先後詩稿囑余刪定若干卷且為文  
以序之藏于家逾年謙卒年七十六  
論曰既有兩徐謙其一則國初明經也逸士風情  
古處良不媿孺子齋年四十即長齋旁通內典梅山  
咫尺庶幾無媿焉府志中不列傳蓋沿生不為傳之  
例甌邑乘所載逸士詩篇是皆澹遠堂之一變者千  
百世後讀其詩想見其人予之序蓋兼人與詩而兩  
傳之也

文學李君蒼琦傳

李君蒼琦士岑名一字素崖世居臨川城南瑤坪高  
士也以儒林郎官季章先生為之父南雍學正泰州  
牧贈朝議大夫先生為之祖主水部政江南上  
江學使者督蘇松常鎮糧儲整飭蘇常開府登博學  
鴻詞科內院侍講仲章先生為之伯父同堂之孟氏  
仲氏貳二千石候五花判清華赫濯埒于龍門君乃  
抱璞懷珍擁書好古人爭欲覩之為快不翅景星鳳  
凰之望焉夫宮室之美聲氣之緣衣輕策肥誇詡閭



里晨趨夕宴蹀躞公門蹤觀華胄之家雖甚賢哲然且不免君席舊德所在居室完素無華獨于家廟竭力三紀迄今春秋之祀受茲介福由此而推槩可知已上橋古刹名卿詞客往來之行館也洽比君居至是邦者莫不修贄願見君淵衷藹度深衣素履令人喟然悠然而顧慕弗衰瑤坪之距郡城不數里許君在泮林尊為祭酒不徒鑿垣轉攔孔竇何知抑且設館賓賓門徑罕識惟明倫堂有大公事則便便侃侃無復有擬而議之者歷四十餘年如一日也而且仁

心濟物善氣迎人大難大紛轆轤不能釋得君一言則暴者馴詐者信有大勢力者退而歸于理庸詎化大而小化小而無僅規規于目前者哉郡公縣大夫積懋于君而不能有所事也假鄉飲古大禮潔彩幣肅大啟三四上而君始就時則雲斂晴空朱霞絢爛嘉賓賢主得未曾有而一時觀望者如堵肩磨口誦不幾乎蔽于旌而亂笙簧乎是禮也每歲一舉回視鄉者遇之目而若弗見入之耳而若弗聞多矣夫爵位之不足重人也良有以夫君之媵修本于家篤于



親達于鄉閭邦國者有如此此則郭有道東國之人  
倫不足矜王無功九臯之清逸不足慕澹臺子不足  
稱獨行于武城魯仲連王彥方不足推高蹈于國史  
無他寒素起家何難絕外物之引惟杜如晦之弟楚  
客遜跡嵩山亦或有所爲而爲之遐稽列史所傳之  
高士實行如君有幾人哉予昔者漫浪燕市日從君  
伯父講幄公遊君之昆縣圃增城兩君子雅有素交  
之契故知君之行爲最詳矧惟家章亭叔之玉潤也  
耶渴注彌殷晤言罕接不謂行年九十有二之耄夫  
而得附暉光于不朽乃信積思之靈久而必合是則  
予之幸也夫

贊曰西江高士孺子徐誰其匹者觀與郭皇矣勿齋  
天根敷下蟠玄壤上白榆霍霍仙枝山色腴起衰釐  
弊浹吳趨巨山北海聲燕都如君枕籍山水圖龍會  
虎頭樂不孤懸知捉鼻喧朝舖雲護徵書風執輿君  
不見岫嶠峯前萬卷書紫衣白衣相招呼歸來猿鶴  
儘于于



文學饒官懋傳

士有求志當時而表彰於後世者則必以家傳爲之  
徵然徒信之於耳不能確得其真作者猶恟恍焉遑  
問今世閱世之人哉以予所見聞於君則異是君固  
我伯氏孟著之息所自出也幼始學步母抱歸寧性  
敏且專一啼笑皆不苟族隣餉之果必懷而歸之堂  
上又撿其半囑母藏弄之他日父來省舅君方牽衣  
笑舞旋憶鄉也所藏趨而捧之以進雖個梨粒豆弗  
遺也到於今予里長老每每稱道以誨其子弟者稍

一陽年集 卷之十 樂館園



長從家諱堂先生遊先生久謝衣巾研精理學我邑  
名下半出其門予一日過齋頭正值會課索君稿讀  
之不禁狂喜曰年少行文便爾精卓真吾家宅相也  
諱堂艷然曰魏陽元一富貴中人耳此子加之深造  
渠家善學朱子如幹者不足多也厥後饑驅四出間  
嘗側目芄蘭懷君弗替遇同鄉輒詢近狀傳君拔幟  
泮林既傳君丙子闈中已爲主司所賞識乙酉癸巳  
兩科又傳君公薦至公堂而卒不遇予在燕市時吾  
郡計偕諸君子談及於君則以數奇爲惜又媿媿稱

說其不知不愠爲不可及嗟夫君固自得於中者矣  
之在人夫又奚愠焉君之尊人子皆公達士也善脩  
物理始約而竟素封時則鳩工庀材將欲舉門堂而  
高大之君端肅進之曰我新豐鄉百五都得稱爲龍  
門里者蓋由高祖宗伯達明公登淳熙甲辰進士越  
再傳殿元士恭公登紹定壬辰進士臚傳第一人自  
宋迄今禮樂衣冠幾五百祀而馨香猶家薦也子朱  
子不云乎未嘗居室先建家廟然大小宗不可混盡  
兩祠之子皆公掀髯長笑曰微而言幾誤乃公事君



承父命則相兆定基協羣力而同聲邪許不日几筵  
丹晃昭穆星羅仰瞻世德之發祥由來遠矣按姓氏  
譜云平陽饒氏望出臨川則君家又巍然臨川之望  
百堵之興有不可須臾緩攷厥宅址襟應華而帶湖  
口應華乃吾郡來龍之少祖胚精束氣結局如掌大  
諸凡同居者厥楠牆垣互相暴線此動則彼搖子皆  
公正在躊躇瞻眺間君復進之曰百世之基定於經  
始頽垣之棘侵於當門而不能卽去者限於址也今  
欲樹高門擴堂廳能無動乎其誰愛我言未旣子皆

公躍如曰是不難我將撤其舊而概新之昔之人造  
廣厦萬間以處寒士矧惟伯叔昆弟乎于以經營于  
以規畫衆大和會而落成焉美哉龍門不啻碧瓦玳  
梁之鱗次云兩祠旣馨十室旣寧維此壽宮期於悠  
久君蓋善學朱子而兼得地理之奧者也先是寶慶  
三年春勅葬宗伯公於崇仁四十都長壽岡距君十  
有七世環山率歸之君相視得佳兆爲子皆公虛室  
附於其後旁有枯樹若松若楸榦石瘦而枝蛀堙僉  
欲斧之君曰此數百餘年物也何伐爲不其延子皆



公脫天袂遊白雲之鄉君哀盡當大事畢盡人心什伯族來吊者率於是乎觀禮焉虞祭之後爰啟佳城定雙盤樹二絳氣蒸葱鬱土甘且香荷鍾培堆血淚沾塊洵哉厥土赤墳矣已泣語諸弟曰先人入土肉未寒我當築室以守總帳中晨昏香火而其敬哉仲曰長不離堂禮也守當在我叔與季曰弟子服勞何與二兄事君勃然變色曰我而自有生來交愛無間何至此而爭辨若是遂嗚嗚不能聲惟相嚮哭無復言於是誅茅畚土結廬枯樹之旁君晝則埽除夜則

讀禮一心哀慕耳目若廢居亡何鐸鐸奔趨聲自凹凸中來相顧疾指曰枯樹青矣枝葉扶蘇覆茅屋矣不移時有杖者躍者衣冠緩步者持耜擔負者老婦少女拉肩牽衣者望其端皆曰是鳥巢也夜之按候啞啞若支夏焉者非此物也耶驚心動魄行且垂涕其間有逸諺誕侮相觀而感化者得六人焉君和以睦族而遇事提撕樸者勗之儉勤秀者課其文菽雖在場室猶顧問往來不少輟由是以談舉凡先正之敬祖聯宗自親而推上數十世下數十世合同如一



家一身焉何以異此不寧惟是天固難諶有不能全  
形色於天者則哀之命則莫致有不能謀旦夕之命  
者則周之有紛難而排解固也或則情理不能喻必  
竭蹶使之心服而後乃安有死喪而匍匐常也或則  
棺衾爲之備必相視使之得所而後無憾卽如某甲  
之媼盟有年矣乃以婿貧而寒之君備六禮得諧好  
合此則彰彰人耳目間庚戌三庠諸賢士臚君實行  
於博士先生達之上舉冠帶大賓爲鄉飲重觀者咸  
謂有道之徵此其兆也庸詎知歲非龍蛇賢人亦災

耶嗚呼悲矣惟予漫浪不經耄荒虛度渴注如君竟  
不克論文尊酒遡初及旣得之家塾鄉評今也笑語  
衣冠莫不寫真於君之倩克燕詒克燕予之式好弟  
兄也樂聞其詳故不厭連累而無泚筆俾負三長而  
著傳高士者有所徵焉君諱光燿字官懋姓譜里居  
見本傳

贊曰酌彼潢潦埒于稱觴假爾鋤耰色厲肯堂入祠  
問舍攘牲闕牆抔土未乾狐兔胥戕其流日下其瀾  
則狂君家積累月坎涵光引一伸二爲天地房參之



以三挹注靡量左之右之疇不德將混混而盈綏此  
一方雖則一方風聲永長何須百世其當代平章於  
惟孝友秩祀虞庠在昔柳州墓廬紀祥醴泉芝草到  
今猶芳所謂伊人水碧山蒼

旌表建坊家姪婦

黃氏合傳 歐陽氏

樹乾坤之楨幹者在乎貞砥水澤之汜濫者存乎節  
所以扶元運輓氣化而不可一日闕焉者固無分於  
男女也惟女子責在守身舍是無以表見在昔程嬰  
有言曰死事易撫孤難嗟夫女不幸而以節見參伍  
以觀撫藐諸而孑立者無庸區別即或姑媳相恤母  
女相依其居處同其難易一而已乃若以娣姒而矢  
靡他於一堂彤史中不多概見惟霍耀卿之婦尹顯  
卿之婦楊表當時而昌後世抑未知孰難孰易孰易



而難難而易者之為何如也不圖今日竟得之於我  
孺人黃孺人歐陽可鏡焉黃濯江夏之清拔君山之  
秀以萬石君之子嘉公為祖入斗才之亦遠公為父  
德純而才裕操危而慮深任繁難而四體皆安甘樸  
素而一塵不染有相者見而異曰此姑娘順而健地  
兼天也善撫之年十五嬪我又良又良才敏識雋善  
為說辭童子軍中屢見知於縣大夫羈公期之大器  
曾幾何時而閩寇之難作偽昭武伯樂祭帥十數千  
人盤踞我里者三年升斗之家錙銖之賈拷勒無噍

類矧又良自肇祖來幾五百年高名厚實遞傳弗替  
曾拱垣公以明經貢大廷祖叔寧公父期上公皆以  
膠庠名郡邑寇所恃為糧儲餉庫日朘月剝可勝道  
與居亡何丙辰秋七月己亥乃翁以憂患卒同堂再  
從有才力之紳衿先乙卯而作者七人又良序長理  
家政進退維谷素衣麻經遊說於豺狼蜂蛭間家從  
此得不毀甫平田廬宿荆榛矣又良職外黃職內區  
畫變置築堵懇荒生聚十年漸有生色而又良病病  
彌留丙寅四月庚寅自知不起拉孤明倫置枕側撫



之曰兒五歲成立由天我不能爲之計徐目黃曰又安能爲而計惟有母不能事抱恨九泉耳黃吞聲曰君無慮君病年餘君所當爲者我兼代爲之乃按孤之頭而若禱曰願天保佑此子我不致貽君憂又良方欲語奈不速之痰滾滾喉間黃見而昏仆於地孤抱父頸號泣如成人仲氏叔氏季氏及仲叔之婦翼姑而至又良瞪目四顧血流滿席而卒嗚慘矣維時陽猶瞻依父母前也爲廬陵文忠之後畫荻之家風有由來矣其性幽閒其操厚重言不出壺足不履庭

諸姑伯姊非慶賀不相接生二週雖遭寇亂幸在保提祖象觀父聲皆庠序中之有文行者視之若掌上珍母常目之曰以此爲女則善矣其如爲婦何父曰無憂也是女得地道之順者順則無不利也是年之冬十一月我克大賦好逑焉克大資才風雅器度和平母鍾愛之甚非溺也長雖不祿黃則樸勤而善宜家且母氏潘擅淮清臺之譽看視弗間仲氏叔氏又皆蜚聲泮林新婦又爲姑之從姪女愛而益愛良有以也彼女子小人何知哉惟以上之所愛者趨踰祗



候陽遂得安於爲婦者一如其爲女也奈之何不其  
延克大竟以痰咳而卒於乙亥秋九月戊寅時則仲  
與叔翼母黃與姊翼婦母徐甦哭曰兒不幸夭而無  
子且從遊太學不可無繼孤年方十四未有室也以  
仲之次子最繼之孤授室而後載生載育人敏人敬  
人數人攷秩秩乎四時也孫復生孫自敏出者際隆  
際運際昇自敬出者際皞際寧際世際治自敦出者  
際會際平坦坦乎九道也敬有女曰應律敦有女曰  
陽春攷有女曰蜚龍若英順離明兌說之三索也黃

誕生之初占夢得女祥爲冰玉適太學君歐陽斯琳  
亦不獲克壽孀女孤甥其眷念胡寧有二耶昨乙卯  
夏五二十有一日乃入旬設帳之辰自天根之所發  
育者計之冠裳珠翠臻楚堂階或捧嘉而進或酌旨  
而稱或端拱斂衽而祝幾五百餘指旁觀者莫不嘆  
息歆羨以爲此卽當前王母也噫曾謂王母信有之  
則當日之養嬰兒姪女也卓煉雖艱惟所養者安則  
無之不安今則以資生而兼資始之運徧什儻大仟  
界又烏能盡如我意中之所欲安者而安之耶語曰



人身亦小天地槩可知已孤弱冠受知於學使者楊念亭先生聲望聿駿門多賢達之車黃則因賓陳設不惜髮薦由是學校中備知其堅貞苦節而且賢僉舉而遞達於

九重孤自愧不獲顯揚猶幸邀恩寵錫敢不敬慎以爲母氏光於是選石閩越之交徵匠般扁之屬拜恩建坊之日自職官而下迄宗族媼姪友朋工匠隣里鄉黨者流內外幾七八百人大庖孔閑呼應如環誰不稱孤之孝且才亦未知黃之經營指示於旣年

乃月者孳孳不已也今行年開九袞矣心思手足且什伯倍於撫藐孤時者何稟資之異至耄而益健者有如斯夫陽固順而安者也第未知妣氏之邀旌表其心亦曠曠乎否也立繼而後姑媳相依親愛益篤已卯最之本生父聶溪舉於鄉越二年孟夏姑卒治喪而外惟衣麻衣盡哀於室中無復有手拮口瘠之勞歷三十餘年如一日迨最短命而所生之子復殤陽始絕意於人間世矣乃以孤之次子敬以繼最禮也繼之日黃垂涕命敬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之



爲子必須可以爲子而後乃安有一不可便不得爲人慎無效世俗之所爲繼也者敬泣血應曰唯唯養生送死竭誠盡哀凡禮之所當行者無不加厚因念曾祖期上公篤生四支惟繼祖之家稍裕若席而有之是繼財也乃揆度喪葬之具繼母之養日用之需春秋祭祀之備散其有餘以奉同堂又隱念繼祖母之大節尙矣身從國學後而不能爲之表揚不孝孰甚焉人莫不謂陽之節不可撝也又因敬之娓娓陳說若是相率而舉得邀上聞爰卜佳城爰築夜室

舉而合葬於仙源建坊表於墓門樹豐碑於塋左兩間正氣萃於一門且最之婦黃矢志從姑子夭姑亡其志益勵雖年不及例而大節有光竊意陽之一生具得之於父母姑嫜微於子媳從不利中而益見其無不利蓋易言若斯之足徵也惟是黃與陽也先各有傳一得之同邑歐陽香山令石臣一得之涂永新論中五鋪揚懿行其於黃也無不合一得之宛平黃少宰崑圃摹寫幽閑其於陽也無不肖要皆各自爲傳見於當前後則未之及也予取合而兼該之其親



同支其居同巷耳聞目見若猶是節也節也云爾何異乎霍家之娣姒僅傳其姓氏而竟不知其人也可慨也夫

論曰予觀古來賢哲有所謂乾道之君子焉有所謂坤道之君子焉徧稽典籍從未有弟昆而出於一堂茲乃得之娣姒我儀圖之庶幾似之跡黃之周徧而不息其在乾之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者乎陽則退藏而無悶其在坤之六二不習而無不利者乎此皆稟於天而異同各致見之事而難易相參不然孟光

垂老而求扶持漆室倚門而多憂患此又何說與黃行年八十有一矣耄年不倦孤方構一居顏其匾曰永依居則安也弟恐乾惕得之性生雖閱歷三萬六千之春秋如一日也何者其行健也陽自夫亡繼殤而後聞之者咨嗟太息天固相之而無不利巍巍坊表卒十餘年而墓門有光矣無他其性順也嗟夫道流行於兩間一行之偶合終始悉以之文昭垂於百世大要之不提連累何取焉於以紀其事兼以告當世之立家傳無或摹稜瑣碎而失其真者若夫敬再



繼之孫也竭力承祧孝思不匱於以志其畧兼以告  
凡為人子無或大田廣厦而儉其親者所關於元運  
風會非淺鮮也信乎王化之起於閨門也後之君子  
具三才而修史乘端有味乎斯言

永依居小引

家太君黃承文彊之孝行矢大家之苦節乃所育未  
離懷抱而所天見背何蒼蒼者之降割若斯也然而  
隙駒日邁家道時新今日者永依堂前子孫曾玄晨  
昏省問至順之氣蘊為太和天心之眷佑可知獨是  
敬五秉六一公之俊才屢不能遇於有司太君行年  
耄矣淡薄固其素性今日之居諄諄焉誠仍舊式天  
心母心不亦大有可信者在歟



淵淵日敷家猷執謙今日昔承封堂前子孫曾之景  
 繡黼絺而迺天良背何葦葦香之判際昔漢也然而  
 宋太昏黃承支甄之萃計夫大宋之昔繪以視齊未  
 承封故小臣

脩職郎族兄士登暨嫂氏李合傳

化始於鄉鄉之中有善士則善氣迎而太和聚善行  
 著而公論昭始於家間御於邦國王道之易孔子觀  
 於鄉而知之雖十百世聞者猶奮興焉我房自慶源  
 公忠厚開枝元善公其嫡乳也守善公素善公為元  
 善公之弟自得公居易公隱逸公為元善公之子率  
 皆慕義懷仁作求世德當歲大凶嘗輸粟以救死亡  
 聞於上父子兄弟均荷表坊尚義坊錫爵七品秩之榮志  
 譜傳為盛事肇遷以到于今未嘗有也夫十室必有



忠信百年會際昌期予嘗遠遡近稽求其克承祖德者得數君子焉曰禹俞叔嚴氣正性高尚其事昔正學今逸民也曰宏若叔名策天府澤施里閭建萬福橋有鍾岳兄爲之經理橋費括私囊以補耗折信乎道多助德不孤也曰士登兄氣和而體莊識大而勤細撫二孤鞠閔倍於子慈之篤孝之推也彼三公皆先後去世惟士登兄享大年而逢景運雍正元年癸卯春

皇上膺圖建極萬祀起元

詔舉八十歲以上德行顯著閭里敬重者給與八品頂帶維時予省制撫大臣遴次以名

上聞者十有三人士登兄其卓然較著者也兄諱振聯士登字居易公七世孫也居易公而上爲元善公元善公而上爲慶源公是則我房之開枝祀再上爲貽遠公是則我族三大枝之共祖貽遠公之上三世爲遺安公宋咸淳進士國亡高節不仕卜隱待賢鄉潭坊是則我里之始遷祖遺安公之上七世爲一翁公宋治平進士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始家於邑西之桃



源是則我族六位之肇祖由居易公以下之世次爲  
養浩公爲默庵公爲宗海公爲仰邱公爲養初公爲  
升書公升書公生子三兄其中子也生而俊穎有才  
畧純孝根於性居則曰立名以顯親修身以事親孰  
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甲寅閩難作山寇四訐負其  
親於幽巖茂箐中采菽酌水輒怡怡如安居時無何  
升書公被賊拘於崇之鄙兄不念軀不憚險百計而  
出於賊升書公歸未幾而終家寢時丙辰四月日也  
不俄延乃弟振絃以九月卒兄振綬以十有一月卒

八閱月而丁大喪者三兄弟所遺藐孤或三週或四  
週昔人所太息兩世惟此者在平時已足悲矣况危  
亡離亂之秋乎兄授室之後於季也非升書公意也  
術推季命當中殤兄心爲之動泣告而得遂所請不  
然季壽不及兄之娶期孤哉孤哉其將焉有是時寇  
亂未平田廬荒毀槭棘塞道窺免走庭一身不瞻求  
爲他人父昆不可得兄之恩勤於二姪也蓋藉嫂氏  
李孺人內助之賢云嫂邑南名家女也年十六嬪於  
兄凡婦事可勿論論其調護乎二姪者長姪父母俱







念我兄之碩德至行恐浸久而不復有傳又欲使我  
房學行諸君子略發凡而俟其傳八一老夫與聞典  
故不嫌絮縷俾後之聞人其有感於斯也夫  
贊曰漢舉賢良以江都第抑若有道以林宗貴拔十  
得茲奚嫌尾驥東木西金對峙相維易言介福乃曰  
瑤池豈無高人駕虹驅石百世千秋發潛紀逸怡顏  
枕衾德色鋤耰顧後之人永言聿求

葛善人傳

葛學尼以字行甌之吉陽街人性樸心慧頤豐神滿  
少力貧茹苦而勞其手足能巧中陶白之術家稍饒  
薄取厚施不放于利而利亦足亡何游歷兵亂腹削  
敝索垂敗且復成中年卽以產析其子取其薄且磽  
者自力而自營焉脫粟園蔬布衣芒屨節所餘以樂  
行其志好遇急每遇鄉隣有難排之紛解之饑糜之  
婚而破者圓之死而暴者棺之凡閭閻中有疾苦莫  
恤危疑莫辨者輒歸學尼受成焉貌古語訥而胸有



成竹際郡邑有大營建大制作偶呼召則毅然身任之乃至經土選材矩方規圓陶磚冶鐵運石流丹竹梢木屑之屬皆能審厥工計厥費會厥時日器厥長短大小及落成麗都皆不失其量度雖梓人巧者未能或之先也其大者如建鐘鼓樓修府庠遷甌學諸人士邪許而莫能指揮者學尼至則綱目畢舉且不憚艱苦或購木石于深山茂箐間雖百數十里許學尼年幾七十而鑠鑠不衰持蓋躡屩走烈日疾雨中土人孚其誠縱不付值亦應運如響公費不敷則捐

貲樂助甚或變產而規于成是以前太守劉公芳標張公琦今司馬劉公邦彥前建安令張公大典今甌寧令鄧公其文皆賓禮而就謀焉又津梁道路禪宮道觀咸樂爲修葺獨建郵亭二十餘所諸凡施布自壯至老皆無悔吝心又不欲存其名所謂陰行其德而不怠者非耶予故樂爲傳之

論曰予讀太史公貨殖傳皆卓才絕識屢試而輒效學尼朴魯無文不規規于什一之利而能充其所欲爲以義聚之而復散之以義可欲而有諸已信其倫



已雖然千乘之國百乘之邑猶且患貧何況田間遺  
老好謀而遂又太史公之所謂天幸者耶

### 孝淑傳

孝淑馬其姓某字家山陰蜀浮村父疏水豪俠有大  
志鄙餽釘舉子業不事俠貲遊湖海間孝淑生而穎  
女紅內則一習卽解雖孫夫人桓少君不能擯之使  
左然亦靜檢勿令人知闇如也方六七齡爲兒時遂  
以孝傳凡晨昏寒暑衣服飲食憂喜哀樂之處兩尊  
人意所指者無不曲承其志從叔孝廉君翼音見而  
異之曰此兒大具正氣無媿女曾參惜也不丈夫也  
年十六嬪于潞陽王文學新侯自廸夕莊如賓日益



如友人徒耳王孫之才之德之名而不知成于內助者蓋多云孝性植于天其事舅也如孺慕時之事父事姑也如孺慕時之事母戚里內外靡有間言歲壬辰冬暮王太安人病孝淑侍藥餌徹晨宵不少倦劇夜分焚香祈于天請以身代彌留計無所出引刀自批其股血糜糜其流丹肉霏霏如碎玉止知抱痛其姑之病而烏知其膚之剝也於難矣太安人既淹逝孝淑呼天大慟曰姑死乎姑死乎姑德如和祥宜不死婦述姑之德請于天宜可以代其死姑屏飲食婦

刲肉糜湯以進冀上天鑒姑之德憐婦之誠庶或不死而姑竟死姑死矣婦何生爲自太安人屬纊後廝迷越五十日間飲水或進以糜辟進以食辟進以藥餌辟先是孝淑將瞑目之夕呼文學君前而言曰君職在祀奉先孝也婦職在養歿歸安也姑有婦相隨泉下庶少不寂慎無慟傷姑之心以重婦之不孝翼日孝淑卒順治某年月日也卒年二十有二空山樵子曰予聞之仁孝格天馬氏之至孝且仁何天之憤其訴而不之省憂誠夢夢者耶意者人孰無



百一偶存集 卷之十  
死且有重于泰山以成千古之名者耶以予所聞王  
內翰茂遠以苦節卒其妻胡氏餌淡三年縷血寫法  
華經一部胡卽孝淑之從娣姒也何忠孝節烈萃王  
氏之一門若斯耶夫委蛇詬誶之風日遍于鬚眉而  
正氣獨鍾于女子天實爲之不可謂非夢夢者矣亦  
獨何哉

族叔及上先生傳

家及上先生名獍德明公季子也德明公世居南湖  
街席舊屋數椽率真抱樸達於物理不權奇而起家  
豐大至今大厦鱗次克塞南湖矣生三子伯翀仲聽  
類皆魁梧奇偉平脇曼膚君獨賦形澆約內智慧而  
外纖柔且善病七歲方學步踐盤如循與羣兒遊別  
類而泛愛每懷果餌遇窶子則多與之有強黠者或  
侮而奪亦不之校德明公愛之甚惟其愛也一轉顧  
又不勝其憂以故伯氏仲氏受業有成君年當象勺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  
猶瞻依堂室中甲寅閩寇繼叛毒播我鄉君從親避  
於山谷凡陟危坡穿茂箐若翼之如馳德明公顧之  
爲之一喜丁巳寇平明年方就塾德明公私語其師  
曰此子孱弱而多病年十九入學堂無他望也望先  
生訓養其身耳君因於讀書中而善得養身之道焉  
或注視而神昏則閉目潛思或朗吟而氣竭則含漱  
默識不逾年經書可倒誦所授古今文備能得其體  
要間嘗聞三八會題揮毫私作不惟不示人亦不使  
師知也蓋君之伯氏同窓友洎諸外友屆期而會於

館一日君攜筆硯坐伯氏次伯氏詫曰來何爲對曰  
來學作文曰題承開講而尙未習莫糊說笑破我會  
中之齒會中人曰初學文恒言有之不怕糊說只怕  
無說君應之曰說如可糊則連篇累牘不難也夫何  
患乎無衆聞咸鼓掌曰有此妙解文可知矣君放膽  
疾書文成送閱師閱畢大喜曰子乃一旦能文矣會  
中稱許津津君微視伯氏有喜色嗣後凡會課連杯  
靡間焉已從楚珩鄭先生門楚珩文心德器爲一時  
儀表凡吾邑之成材者半出其門君與兩民昆仲洎



是也諸君子相得交歡光炎霍霍識者謂今日鄭君  
洵星聚尺漢樓矣尺漢樓者楚珩設教館地也是時  
滇寇未靖司會仰籌入額減而進取有階伯氏欲爲  
之地君太息曰兄無言弟思之爛熟稟資薄脆天棄  
我也伯氏曰何對曰鄉也曾一再試矣備歷苦趣鄉  
去邑二十里府則五倍之自府而會城又倍之三步  
行則足不勝舟行則暈嘔不息入考篷方挨擠聽點  
時神氣已銷及就坐案高低則頭岑晃動搖則腰楚  
肘逼迫則手不靈加之午後神昏倘不自量是功名

之徑爲性命之憂也伯氏曰予思不及此然則太學  
一階庶可無慮對曰從來設學儲材以待有爲不然  
一領青袍奚能遠過白衣耶自是功名之念不着胸  
中而稽古茹今窮年矻矻已未采苻菜於江夏得黃  
太君淑慎而仁慈族黨人稱之曰女宗旣而尊之曰  
佛母一索再索三索皆偉然丈夫子德明公含飴加  
愛喜可知也又十年德明公倦家政區分而授之產  
君淡薄自甘烈於霜儉其在尊堂嘉客備極豐隆其  
性慈其情介其度量則恢矣而能堅忍遇人困阨若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  
已受之或全其室家或周其緩急人有以善緣相告者必量度而成其美焉世風薄而禮讓衰擔石之資餽釘之學逞驕而善奪君則歆然自下藹然相迎卽至橫逆之加有若虛舟之觸古所稱汪汪千頃波而表清風於百世者曷嘗縮半綸傳片羽哉夫弱質而享高年樂施而儲厚實雖寧靜滋生之有道然陰行善而陰隲之蓋有天焉非人力也予嘗聞君行暗室黑途中輒隱隱有燈光相引照又聞君鄉者劇病時諸兒環侍忽夜分起而呼仲子曰榜兒何在對曰在

此曰而備紙筆裁如摺子我授而而其代書訖君肅衣冠焚之旋就寢諸子徬徨涕泣以爲亂命之不祥也平旦則宿病全瘳矣咸躍喜叩其故曰昨夢見朱纓白馬而來授符理沙縣逼我畫押我震驚曰一泮林不能支焉能理花封乎俄見我父在堂命之曰而不能應徵當善爲說而辭之今日邀更生之慶天也父也但事涉隱怪而曹秘之今者君年七十七矣式穀在庭太和在室婆娑嘯咏於林泉花石間席一生清福微特上帝不忌而且保佑之若此更恍然避亂



之於坡箐其根器早已兆之予嘗傳賢人君子衆矣  
能如君者幾何人哉

樂餘園叟曰語云至人無夢謂先覺而無庸夢覺固  
也然則文之夢帝錫孔之夢周公此又何說耶在昔  
程夷伯生而目有神光夢亡父詔之曰而年二十九  
當不起欲延可問覺海久之跡行僧有所謂覺海者  
教之保圓神行方便橋梁道路善緣爲最大則延筭  
無涯夸伯焚香矢願竟終身焉遂轉二十九而獲年  
九十有二簪纓奕世今之新安廣陵皆其後信斯言

也不幾乎人事大勝天工乎夫何黃太君果證香山  
曾不緩駕而期於偕老蓋以少君在御祇事有人賢  
哉巾幗中不多槩見能不特書爲彤史之光耶



樂餘園百一偶存集卷之十一

開支姪孫 嵩峻及較

宜黃鄒

山嶧傭氏著

姪

大麟玉書

姪孫 文昇曉蒼全編

傳二

解母張太孺人節行傳

太孺人張氏元鈔名明經維垣女吉州永豐之遷鶯

鄉人生而秀穎能言明經授以書輒便了了稍長通

孝經內則大義涉獵經傳偶遇不淑篇章即抉裂之



弗顧也事父母曲得其歡心伯姊諸姑親誦無間然  
于幽閒與順中却凜然有不可犯之色明經絕鍾愛  
之解豐陽望第也贈公心翼爲童子時有文名偶從  
明經遊明經一見矐之曰此吾家快婿也遂委禽焉  
甲午于歸合卺舉案莊肅如大賓薦旨羞甘移其事  
父母者事舅姑捐金斷織本之勗志操者勗夫子以  
故兩尊人聚順于堂而贈公聲騰于序靜好七菴篤  
生二子長諸生莊甫時二齡次孝廉今山陽尹以敬  
尚呱呱膺抱中叻何明經歲薦北征贈公奉爵而祖

之江不幸爲冰夷君招去太孺人躡蹠走水上賴婦  
侍掖將無淪胥明經仆地咽聲曰嗚母而不聞死節  
非難耶尊老孤雛風燭草露死者已矣存者奚附太  
孺人飲血頷之維時春秋僅二十有五衣龕茹苦形  
銷骨立然而養送而情文備教誨而恩勤至在兩尊  
人忘其爲獨而渺茲伯仲人亦莫知其爲孤也太孺  
人節苦行勤以紡磚作五色石凡厥棗栗之奉喪祭  
之供荻熊髮薦之須都從十指中辦取又善留不盡  
以周族戚鄉隣之困乏其視淮清之臺烏足倫茲芳



躅哉庚申二子並受知于學使者詹公太孺人不色  
喜戒之曰而幸得附士林士事也道德功名視乎志  
四方族黨磳磳斗筲視乎行取法應上母徒負虛聲  
爲甲子論秀于鄉揭曉之夕太孺人夢贈公語以積  
善平心俄而仲子以捷聞爰告之曰而父詔我矣我  
惟爲子孝爲臣忠行已廉持守節善也忠孝廉節惟  
心平則善日積而罔覺斯言雖夢致實神授也而敬  
識之無忽由是徽音著于鄉國懿行紀之邑乘峩峩  
坊表建爾門閭霍霍珠璣作來紳士今者仲子栽花  
山陽矣不徒崔子真有母博覽書傳教以臨民之政  
吾知大尹之善績其食太孺人之助厥惟良哉  
贊曰龍華奕奕鳳岫閑閑瀧岡旰表歐母所蕃繼生  
賢媛軼鮑逾班天實相之歷試諸艱恩江非酷波臣  
非殘兵荒洊瘡智周不殫奠彼松楸植爾芝蘭越五  
十年彌兩大間豈無須麋瘞孔鑄顏曾不俄延蒙籜  
摧讎膏矣女宗能無永歎



傅節母傳

節母湯氏江西南豐人邑庠世經女幼而貞靜讀書能曉大義遇節烈事不啻詠泣將之歸同縣傅進士大業之子璿生二子長曰峻方免懷次曰岫猶呱呱爾亡何璿嬰疾卒婦時年十九矢以身殉一慟輒嘔血數升姑慰之諸姑娣姒胥慰之則血噴口而不能聲莫不悲其志定而死焉必也相與防護晨夕不少間婦之母某氏左挾峻右抱岫涕泣而前曰兒死無憾此藐諸孤奚賴予寡無子微汝又奚賴乃擲峻岫



于地曰二子後矣夫予請先死以待汝引刀自刺其  
喉婦驚睜目搖手泣謝曰阿母胡至是兒忍死願靡  
他奉尊嫜以及母衆認調慶曰若守節孰敢不以節  
成若志相率而進一粥婦起括髮衣縷經疋三年如  
初喪自是飯糗服粗長齋不佞佛步不越閭言不出  
閩執婦事勤組紉而約其德于淑慎曾歲月之幾何  
峻食餼幟文壇响有聲庠序且亦旣抱子矣婦素善  
病病不受醫藥彌留間伏枕謝姑曰婦不能終事姑  
又遺老母以累姑有二子在幸無以婦爲念其他以  
餘生慰母氏學行勉二子室中小大委婉勸誠絕無  
慘淡哀痛之容已而卒卒而復甦若有恟恍之見言  
訖竟卒時康熙丙子月日也

論曰世有讀破萬卷曾不得一字之用者何限聞節  
婦幼讀稗史載有雲鴈雙飛雄爲弋者所中雌則旋  
繞哀鳴相繼以死乃感泣志之不幸身丁其厄之矢  
靡他夫豈抱匹婦之諒耶良以韶年恐不見諒于天  
也旣而母激之而卽起摒擋操作撫其孤以有成所  
謂真能讀書者巾幗中正儒義士也夫坤之爲道也



一備存集 卷之十一  
五  
齋節婦異是聞隣有貧而鬻其妻者妻不忿離哭之  
慟卽竭橐以贈使偕老焉見義能爲又巾幗中豪傑  
也嗟夫据瘖二十年來形雖在而精魄久已銷亡病  
死而甦顧其子曰爾父迎我于門志定神合良不誣  
也吁可以傳矣

族叔應侯暨孀氏黃合傳

叔應侯尊人憲初先生善士也體魁岸美髭髯具湖  
海志坦白而有容與族弟太初公相要結制產樹基  
合同不貳自少至老無毫髮間室黃爲梨川明進士  
應山先生之女曾孫候貢生天懋公之女賢而才紉  
齋書筭備極精到應事濟物悉中節而比義子五應  
侯序次居中年稍長議婚者踵相錯太母進之曰論  
門第羣芳尚矣第在宜家無有我女姪安貞若安貞  
其小字也遂六禮成而百兩御焉曩嘗延予于塾肅



雍佳氣穆然如遊萬石君之堂曾幾何時祭酒女宗  
化爲塵跡卽應侯亦委蛻而歸白雲之鄉惟叔母皤  
然如鍾太夫人猶幸王化之基未墜也然而俗日非  
矣士也不服勞而誕侮女也不戒旦而司晨失此不  
傳則繼志嗣徽無復有聞風而興起焉者是誰之過  
與按叔應侯字用宿名性純懋負才而篤于學嘗試  
童子軍輒拔高等又得賢配佐讀淬勵益光夫何自  
雲橫窻瞻望弗及適叔母與與然自北堂來語之曰  
多矣夫而固伊朝伊夕而樂得有姑也我何罨死蠹

編中遺親千數百里外不徒志不能養而身且闕事  
焉其視古之人行役望雲者不幾乎鮮民之生乎叔  
母斂衽進之曰噫嘻我素有懷而未之陳也君之孟  
季屬身聖人之門二伯四叔竭力四方之役翁也一  
身三楚夫豈弗遑將父時耶于是戒行李僦方舟告  
于母而遂行迨至楚江聚歡晨夕理其棼冗則左筆  
右盤從以登臨則前歌後答楚之人目爲是父是子  
而恭敬益親洎而從父自楚歸有庄寄邑崇之楊坊  
歷歲多通往責之叔母進曰我聞崇鄙多頑野可下



不可上使之懷德而德中有威使之慕義而義中有利且狼溪鳥道行涉者艱君往矣盍念之叔驟然曰何而之言似我母氏也曰此固姑之意也我代傳之崇利在山禁孔嚴有曾乙盜叔山木坊之人聚而攻之乙旦起俛伏庄所叔見曰而亦爲此耶乙掩面不能答曰我非不汝恤其如後何曰倘蒙宥縱餓死不~~敢~~爲曰果爾無誑坊之父老子弟共見聞焉賞之併與之穀十斛以爲生計乙自是率而改行日往來山~~前~~後中有若供偵邏者然時歲暮微霰叔方擁爐讀

書道路相傳章甲婦行在此夕乍入耳卽冒雪疾行至則行轎在野握手囁耳者在門嬰嬰之哭聲在室尋而卽之索逋者執券列單環于內牖見叔皆愕然起曰公何來之暮也曰我非來索逋也適閱君等單總會不及我之半念章氏數世止此一人婦去則宗祀絕予不佞願爲募首請徼福于諸君衆唯唯中一人有難色叔曰我固知君非忍也爲歲暮迫耳解囊如數以歸其人亦悔謝不受乃檢諸券付章甲火之命之曰承諸君全汝婦汝善待無或棄有緩急可至



我家嗣後甲常常來叔或遠遊母則以女黨相視久之或襁負或提攜每虛往而實歸焉方叔之相度焦嶺而成橋也母聞之色喜致語曰在昔之人嘗有事于此卒莫能成者蓋憚于石立水駛故也順其行或分或瀦審其形或楮或鑿則泛濫衝擊之患無虞君此舉務期必成而固浩費不足慮我之簪珥衣裳足供也坊之人聞母言感慕和會不日落成到于今凡有造作皆稱說叔與母以爲勸助云噫嘻叔固偉丈夫也洽見博聞措施宜當母伏處閨閣中何德慧之

若斯也意者誕生在康熙甲辰之七月己亥維時黃姑璀璨光徹銀河夫豈其苗裔耶是以堂上室中歸于順豫繞衣懷袖率于禮儀自族黨迄鄉邑靡不飲和而食德縱使無妄之來不惟釋其怒而且得其情焉有若蘭子曾問誰何有母入旬意謂死期將至惟某可恃不過送終而止必若此而我庶乎有賴也乃飲母以毒使之激怒而居奇母見其悻悻然排戶而入也色益溫言益遜白祭青錢列之益腆已而省曰我受阿嬭恩何敢作此無賴乃揮淚告之故再拜長



謝而歸翼日方晡其母呼號而死彼蘭子者徒咨嗟  
太息陪了老娘又被惡名也久之叔自外歸肅衣冠  
致之曰聞而有是行也是大有造于我家也鴟鴞在  
門乳虎毒蛇交參道上不爾則家聲立敗矣母謝之  
曰我婦人何能爲緬維世德神固啟之亡何歲在寅  
次元燈之後叔無疾竟驟箕而去里人士變分光之  
曲爲薤露之歌與擗踊哀號之聲相應母收淚呼諸  
子語之曰而父得年七十在古亦稀其所爲率孝友  
勤儉于人道也無慚焉平日以做人必要踏着實地

此八字可蔽顏朱家訓乃若評騭之遺編癡呆子之  
遺集尋繹而克實光輝在而後人無徒哀痛爲也南  
城梅月川宮詹秉人倫之月旦湘潭胡芝廬邑侯樹  
旌淑之風聲月川贈應侯曰潛德彌光芝廬表叔母  
曰柔順可風其亦有見于斯也夫

讚曰太和縉網充塞宇宙大哉至哉莫之際也其在  
一室也亦然鄉也康熙丁卯春憲初先生家有崇五  
都楊坊之庄人章世九來夜分二鬼拉之去昏迷兩  
晝夜旣而得神相以歸其事予所熟聞今約畧見應







受奉之金却乃什襲而俟其驗焉越十有一年乙巳三月之庚辰叔父稱六十觴凡厥四民備筐篚攜芋栗磨肩接肘叔父以一人而肆應不怠祝之者未免有憾容至五月丁酉伯良呱呱之聲一舉聞之而病者舒憂者愉卽薄唇利口者亦唧唧嚶嚶而信天道之不爽焉伯良乃繼叔母黃所生之孟子至壬子而仲子振熊生異人之言其可徵也有如此甲寅閩寇繼叛僞將軍樂絜統千數百人盤踞我里初至下令曰聞此里中有善人某無或擾擾者按軍法明年乙

卯十月之望叔父卒時際逆寇焚洗五都乃我里奉公養私之藏府也干戈喪亂中叔母率二子治喪皆如禮伯良年甫十有一歲哀痛之至聲喑面墨吊者涕泣相慰蓋仁孝之發根于心者然也且資敏而能識目短視睫近紙一覽卽了了久而不忘七齡延家謁堂先生誨之謁堂在明季時聲名藉甚六邑中咸推文壇祭酒前甲申焚衣冠究心理學聞南豐秋水謝先生講學程山訪之厥後庚申秋水過我潭溪謁堂引二子出拜曰此昔所語家弟宏若之子也秋水



一傳在集卷之十一  
三  
樂會園  
攜其手喟然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如見善人焉指伯良曰此子神俊可經世謂仲良曰

振熊字

此子神清吾道有賴矣後里人聞之目之爲二良云伯良心靈而簡于思文高而絕乎俗爲人謀而不必計其始終惟于根源之地竭蹶而不倦如慶源公祠繼父之志當日宏若公謀興創會衆議哀貲生殖累積而成者也迨會計有餘弟謀于衆而力新之畫圖立表規倣大宗舉凡徵匠選材以至棟樑榱桷之所需甃石垣墉之所式數年之內自朝至夕任盛寒酷

暑必親歷無間落成之後猶惓惓焉乃若萬福橋承

母之田

亂後念木架難終叔母黃撥租若干斗

繼父之志公勤仁恕以

出以收至大修小修之年恢恢乎有餘裕矣之二事孝子也仁人也得其一亦足以樹人倫之望况素行之彰彰若此哉

贊曰卓爾二良邁越五常仲也不幸吾道拋荒繫惟伯氏超海橫江想其文思靈臺是將緬其言行大人是方不遇有司傀儡涼涼賢已之圖聊寄游揚繼述父志砥柱虹梁茲豎剡竿非媚空亡以妥以侑萬世



瓣香惟我後人弗諼弗忘

吳丈不學商氏附論

前及與商遊

發曰是爾

出以列至大

與之田

長必

與之田

長必

黃文學賓上世德傳

賓上黃姓佑吉名一字萃君予宜仙桂鄉六都君山

里人其地則衆山排闥絕巘居尊山而曰君不幾乎

列岳之附庸也乎里之以堡名者三曰上曰中曰下

以西名者二曰大曰田聚族而居惟黃一姓黃商音

也商爲臣有百乘之家之義焉攷黃之先自蜀而楚

而閩有唐水部尚書峭山公遷南豐雙井又復遷我

宜之茅嶺迨叔祥公奉父命徙居君山鑿雙井以識

舊德云嗣是厥後靈鍾祥發或以峨松著績或以高



隱辭徵或標造士于蕪湖或貯奇書于山閣六初繼

起洋溢西江六初仲雲公子一性初閑情好古檢閱

山暉閣藏書二本初登元進士從草廬

吳先生遊三遂初與伯氏校書山暉閣四誠初五循

初皆領元鄉薦又並舉孝廉于明六道初補建昌路

史曰本初者賓上之九世祖也奠居下堡地則宅中

是以賢書如奎軒著循良于南海好義如彥和邀錫

爵于北燕高士如宗英學守謹嚴楷書擅譽時以歐

陽率更魯男子目之高則中敷司南康之鐸白鹿生

輝曾則貞吾負豪舉之風青萍引酒大父子加以儒

術善揆物理王仲濬之持牙籌不足稱父亦遠抄才

好學中道捐棄太君潘矢冰節而履霜儉更什百于

前人之所授以視蜀寡婦之淮清臺奚足道與其家

世有如此者公稟夙慧方扶行學語時霍霍負遠大

器成童遇寇調豺虎如牧羊及長研經取藻芹如拾

芥赴棘闈幾得僥失發震離之聲名者命也直乾坤

之美利者智也跡其生平大率絢爛天真簡畧人事

義以應物仁以發身傳所稱實而若虛富而無驕者

非耶

贊曰勝地得于天族望徵于人夫豈蘭臯桂林之是



尚也與予嘗三至金陵朱雀烏衣其名雖在詢其子  
姓會無有一二環處其中者何半山不達談笑謝公  
墩而見之詩也乃若君山里山靜水悠人殷文懋第  
不知從前所居何氏抑或者天固遺此一姓以蘊其  
淳龐之氣也乎我賓上先生繩承世廿有一世矣其行  
事見墓志銘中更不禁流連顧慕而三致意焉

黃母應氏孝節傳

氏名泰姑應君鳳翔女予族弟太學鼎玉甥也鳳翔  
生一子一女氏先弟飯二稔孩提時便知親愛見者  
賢之不幸鳳翔捐館舍鼎玉之女抱子携女而哭曰  
爾輩累我也不然予將得爾爾父于九泉矣家貧少  
寡常以鼎玉之家爲家焉時年二十有五氏則從母  
于外祖母家女學女工備聞其奧年十九聘于君山  
文學賓上之三子徵及鼎玉幼子亦賓上之兄之壻  
朱陳之世好有由來矣夫何銀漢澄瀾空漩牛野赤



水暴日難涿龍泉癸水之無源失豈人哉天定之也  
已而稟訴于姑姑曰無庸將有待浸假乃翁病疾瀰  
留私問室人曰我病必不起種種言已畧憐于前矣  
側聞應氏婦月經不通能生育乎室人曰前三年曾  
稟訴于我求爲乃夫娶妾我意婦女經行有遲速拖  
延弗告翁曰賢哉婦也予可以瞑目矣及卒哀戚于  
喪守廬三載服闋聞鄰郡建南有婦黎賢而敏遂娶  
之爲貳焉娶之日設香帛紅燭聚家人矢于祖堂從  
今以後拜姑曰請以母稱之拜夫曰請以兄稱之拉

黎同拜曰請以姊妹稱之願妹妹不日有娠妹育之  
予鞠之妹乳之予復之自後稍有違言天祖不宥自  
是厥後姑視之以爲愛女夫視之以爲嚴妹黎視之  
以爲我姑我母我夫而且猶不可及太和在室占夢  
在床黎遂叶弄璋之慶氏顧復恩勤無殊毛裏而日  
事姑于堂內夜抱兒撫養于孤衾徵及雖有戀戀不  
捨之情望其莊嚴孰敢侮之予聞壬癸天河也天一  
生水人藉水以生之男子受天河之壬壬水不燥則  
氣寒女子受天河之癸癸水不通則血竭皆不能生



育昔者先明尚書公患氣寒之病明知無後年五十  
餘猶娶妾媵可知人道猶可爲也若氏者賢于鬢眉  
丈夫遠矣其在乃母不亦淇澳猗猗之篔簹竹乎  
贊曰不昧之謂智無欺合道之謂義介而貞撫而慈  
勇與仁而皆脩此夫人城之不足矜娘子軍之不足  
企渺爾閨中乃能若是其鄒人之子之女與聞詩禮  
乎抑承明廬內習觀彤史乎抑亦江夏之無雙女士  
乎噫異矣

族叔母黃太君傳

家及上先生配邑庠黃公諱采女采棄世太君年八  
歲哀動鄰里卽茹大士齋以報親恩從母學女紅受  
女誠而組紉之工威儀之棣人比之閨中林下匪僅  
也其靈照之後身乎迨于歸而關雎之和鳴不在河  
洲而在南湖矣翁直方而姑嚴毅周旋將順大得兩  
尊人歡心蓋其擗擋物事也謹而敏奉承色笑也敬  
而愉循此以推則室內之雍和無之乎不洽也當夫  
子之務學也澣私潔饑絡繹如遞問小僮曰相公讀



百一傳存集 卷之十一  
乎曰自天光至雞啼曰或遊戲乎曰飯後散步庭街  
不多時便入房去太君喜而私切慮之徐請問曰讀  
書美德也但君體素弱徹日夜有傷神氣恐非保生  
之道曰兒女子烏知讀書事耶人不讀書則身蕩蕩  
則靡事不爲讀書不深入則心荒荒則百妄皆作攝  
心研精養生之要道夫豈爲功名之階耶姑聞而語  
諸翁翁大喜曰佳兒佳婦今而後可無慮矣太君性  
慈藹在深閨有佛女之稱方結褵時遇疲癯殘疾之  
徒卽解簪珥以應分烟後順承夫命或給粟則發其

精或佈錢則選其厚卽我里予家渡舟朽而經理者  
無人太君贊夫子獨造之選材小吉禮待王師以濟  
人同於作室比年修造猶加謹焉此一念也而萬善  
統之舟側有萬善堂一若預爲母設耳太君之與夫  
子也躬行節儉留爲施濟之資庸詎知所樹者暢茂  
畜者茁壯積者值倍騰通融者往來相續源源不息  
放江河而寶藏興焉易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有  
以夫太君生子三森森國器久之伏念曰德延於世  
在乎人也詩不云乎則百斯男謂其不妬忌而子孫



衆多也乃訪聞有李氏女賢求而進之隨生二子方  
李之懷娠臨禱二子之在嬰嬰孩提間太君顧之如  
已娠已子然居嘗語三郎君曰李善事我而事李當  
如事我其二子而之手足也愛其手足則外侮不生  
矣率同聲應曰唯唯母有女小名英姑娘善事父母  
貞靜有大家風叔鍾愛逾於男常摩其頂曰而安得  
依我爲老女耶年二十一嬪於神岡邑廩應諱兆龍  
之次子越明年長甥生又三年女復有娠居無何其  
夫殤閱月生遺腹子母念女之家酷貧所遺者幾卷

殘書耳遣人逐之女慟曰兒之不卽殞者有二孤在  
母也天只忍令兒脫麻絰而賦歸寧耶三年之喪畢  
母又慮道遠之難繼也強之而後歸于是宅之宅田  
之田其在孤也幼則養之誨之長則選室授之今二  
子皆成材英姑娘勁節凌霜微獨叔與母恩勤之弗  
替也若李少君暨諸昆季要終始有大力焉先是夫  
子劇病時忽有沙縣之命諸郎號泣以爲不祥太君  
曰無庸心正安得有妄語病魔害其身能害其心耶  
此吉兆也平明霍然起非具靈光夫焉達此夫何孟



子捐館舍不禁哀慟曰而祖備德福享耄耄從無甚  
功之慘今十餘年間而兩伯父皆不獲年而又中殤  
何門戶之衰也乃轉顧諸子曰而兄早世嫂寡姪孤  
真無告也我與而父老矣扶持顧恤責在而輩相泣  
而答曰敢不唯命太君神常清而身無逸卽至希年  
焚香禮大士後卽事紡織一日語家人曰我將泛燕  
航往香山矣問曰香山河地曰而曹天涯我跬步也  
又傳香山之優婆夷致語曰而生於順治辛丑三月  
之朔日卯去於雍正辛亥三月哉生魄之翼日辰一  
時聞者惶怖謂先知而不爽果應期敏而終噫異  
矣

樂餘園叟曰黃太君懿德媵修無庸贊一辭矣予聞  
廣州有香山澳其補陀之別院耶以視却沙縣之徵  
何兩美之有合耶沙乃延之屬邑也俱介海濱海上  
多神人其信然耶抑亦德盛神行不欲顯其機故爲  
隱語浸假而歷歷乎有徵也予請億而測之謂香山  
謂沙縣無乃引太君於妙香國申及上先生如南山  
之壽又將使延世滋大子子孫孫有若恒河沙數人



言物老則靈予耄矣恍然有得或亦神之所啟也歟

黃文學賓上子亦謙原傳

死生之際大矣哉人必不苟於死始足以重其生間  
稽往籍有因一話一言以身相許特書慨嘆傳到於  
今其於義何居抑或有取爾也歲在己亥之冬十有  
二月丁巳予親家賓上先生卒聞而愴悼乃設位哭  
於邑之旅館已又聞次仲子哀至而以死殉之載驚  
載疑後乃得詳於家姪孫明倫之手報云倫之母爲  
賓上同母弟苦節四十年來近邀綽楔之請且賓上  
太孺人茹蘗貞操藉甚邑井復有子相從泉下一門

一編存集 卷之十一 三 樂餘圖



節孝於歛僅矣按賓上黃姓佑吉名世爲予宜仙桂鄉君山里人生四齡而孤十齡而閩寇作難從孀母於窮山蔓谷中徧歷苦趣寇甫平卽刻苦讀書爲文發揮性靈痛絕時徑置身膠序訖不遇於有司性渾樸善觀物理一緼袍十年家漸殷厚斤斤不改其素有子八人名先捷者爲予婿莫不怡色因心孝友無毫髮間所謂次仲子亦謙者行四以字行資慧而行方目一涉卽數行下時以文彊仲實目之父鍾之甚亦謙抑抑不自安每誦人無百歲期之詩以諷亡何

賓士卒諸子哀盡喪大事惟亦謙嗚嗚徹日夜若無解於治喪也者宗黨交慰之則曰我父苦佔畢而不能博一第營世業而弗遑恤一身生不孝兄弟八人而未嘗一日之菽水鮮民之生莫此爲極言未旣則血口噴而目鼻紛流見者凄然或且竊笑爲書愚也夜分嗚咽無聞諸子從苦次聞起視之亦謙雉經於樞側矣有是哉哀毀之過於何青陽也因無辭於愚也而亦不可泯也間嘗見農積之家子多心異父在則爲羣鼠父病則爲三彭旣歿則變苴杖而戈椎易



一傳在集 卷之十一 三  
樂會圖  
擗踊而號跳誰無至性漸滅若是良欲席諸所有而  
樂我生之無涯也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君子誠不  
敢輕於死禮閑毀性律嚴肢體昭昭已以予所聞畸  
士游俠者流或沉淵而死或覆漁舟而死或劊面劓  
目而死夫豈有天親之屬毛裏之恩哉什百世下然  
且望古而吊其英魄以視亦謙輕耶重耶必有哀而  
紀之者

贊曰賸履珠儻乘駕曷以救之返忠起化悼亡真慎  
終假曷以救之懷仁觀過叶汨汨頽波柱維江夏七

子永言一子長夜吁嗟白雲茫茫何舍

附原評

梅宮詹月川曰寫亦謙死孝抑揚回護宛筆關生似  
歐文忠公手筆贊亦入古

黃太史崑圃曰寫出孝子至性沉鬱頓挫令人不堪  
卒讀入後議論正大真足挽頽風而維世教矣

江宗正宜笏曰吳中顧孝子以死殉親

上南巡賜額曰孝靖因以爲諡焉京江張相國題其墓  
至今艷稱人口黃孝子事大與相類得斯文真並垂



不朽矣

上清派顯赫曰余散國起於諸葛亮對魏濟國誠其意  
耳宗正官後曰吳中隱學子以遐邇  
卒歸人對新河五火其里時賊風而  
黃太史遺囑曰宜出學子至其

家姪婦黎氏苦節傳

氏黎乳名頂珠崇仁棠埠鳳儀公女鳳儀乃北地幹  
之後紹星緯地輿之學老而無子於長女頂珠愛之  
如掌上珍氏不以所愛故擗搗淑慎善承乃父歡而  
又以組紉佐其緩急鳳儀時遷於岱入都之邱方邱  
方之人歎息曰人生願有子殊不及鳳儀之女也咸  
以緹縈目之年十九始嬪予姪文福結褵之後晨宵  
操作不辭艱瘁其視爲女時而苦貞彌甚翁嗜酒而  
性不恚稍稍拂意則口語不顧忌先是文福授室胥



家弟仲遠隱德事

仲遠字振祁名叔德光子叔祖泰來孫也泰來古貌古冠嚴氣正性博涉古今文數百卷克塞胸中因先甲申遂棄筆硯德光仰瞻上世一經相傳長子邦體弱而多病以幼子祁資敏志堅必欲造就以克家弟自思似續瓣香是不難所難者祖父母父母在堂菽水可以承歡然必有田而後有菽有井而後有水安得曰家無斗筲聲出金石呼管城子命之以耕立鄉先生驅之以汲乎于是請命于德光乃從人棄我



一傳在集卷之十一  
耳杵糠拾穗尙可有活婦去則身屬他人兒皆星散  
呼他人爲父又且呼他人爲主婦之夫將不復有後  
翁藉誰而更有孫耶嗣是以後備嘗苦趣酷於無年  
真有人世所未經者矧信信交嗾出於媵裏氏捲耳  
弗恤也不已命孟子附親屬而之貴溪臨行之時補  
綻拈鍼淚隨線引授仲子以藝二子乃得所依皆積  
其餘以供空乏氏不敢私嘗佐甘旨於兩尊人翁每  
見之大喜曰有此杯中物足矣彼纍纍奚爲者曾不  
其延翁於甲午卒明年姑又卒其致哀盡禮一如其

喪夫時孟之在貴溪也勤慤而不專衣履故得寸則  
積寸久之典室廬以居母娶妻以事母又揭叔季兩  
弟同就肆而教之生理仲子朝夕左右順志無違氏  
從此始脫蕪藜安衽席焉鳳儀老而鰥且獨氏迎養  
其家歷十餘年而敬事弗衰歿則啣哀盡禮葬翁墓  
之側俾將來祭掃罔或闕諸氏歷苦積哀素患怔忡  
痰暈之疾雍正下未臘方辦計年事舊疾陡作醫藥  
罔效於朔後己丑竟溘然長逝焉氏可瞑目而報夫  
地下矣悲夫不及見仲之妻而孟與仲之生兒也



樂餘園叟曰甚矣哉黎之苦貞蓋倍屣於陳堂前也  
陳之夫為席任子蔭包總總之父為龍圖閣學士公  
拯總卒陳矢志靡他龍圖公欲奪之陳抱孤而哭拜  
於堂得終其節宋史載之爛如也以視我姪婦黎為  
何如者夫忠節之家世祿相及苟有廉耻必不敢徒  
而之他豈非赫赫者易為名而閭井甕繩之婦雖甚  
奇節湮沒無聞為可悲耶然予所以表之者非謂是  
也念予家自一翁公肇基以來至曾祖顯齋公越十  
八世席豐履厚一經相傳逮伯祖望舒泰宇玄圃我

祖悅字列公或以宦績顯或以文學著惟叔祖逸野  
公不獲年能以孝友稱於族黨其時閨門之內肅若  
朝政到於今而世德世業蕩為冷風相習嚙嚙變而  
詬詈一綫元氣夫焉託之今婦之苦節章章如是可  
盟金石而泣鬼神以之挽回氣化不在茲乎嗟乎艱  
貞之操不見於男子而得之婦人是亦門戶之衰也  
然而化起閨門語識之矣予固表而出之俾有覺之  
子孫讀之而生媿而後之秉特筆而修彤史者有所  
徵焉



家弟仲遠隱德事

仲遠字振祁名叔德光子叔祖泰來孫也泰來古貌古冠嚴氣正性博涉古今文數百卷克塞胸中因先甲申遂棄筆硯德光仰瞻上世一經相傳長子邦體弱而多病以幼子祁資敏志堅必欲造就以克家弟自思似續瓣香是不難所難者祖父母父母在堂菽水可以承歡然必有田而後有菽有井而後有水安得曰家無斗筲聲出金石呼管城子命之以耕立鄉先生驅之以汲乎于是請命于德光乃從人棄我



取人取我與之一術亦必審于義之當爲者爲之庶  
不失詩禮家之迥異于閭閻中人也。是以青蚨來往  
白鏹充盈養焉能適其志病焉能得其醫歿焉塋焉  
能備棺槨衣衾之美殮高山流泉之佳城鄉使苦守  
一經際遇時會不過增二簋之養三鼎之祭一竿之  
銘旌數幅之功布而已。其于竭力盡孝何與焉。弟之  
智以成身有如此高堂旣謝擊權言遊常溯洄于荆  
湘江夏間楚人好義俠而惡輕浮見弟尊之愛之什  
一之外倍獲莫計焉。已乃卜獅溪愛其峻嶺深嵐竹

苞松茂築廬以爲居擇師以課子又得房叔慶雲以  
爲德鄰獅溪之人藹然侍二慈母焉。弟之言忠行篤  
以孚遠懷仁抱義以居山又如此夫孝爲天常行爲  
地域居爲人紀弟隨事而各備其美善縱退藏無事  
猶且爲耆舊中之所必傳者。何況逆藩叛亂以來康  
熙乙卯丙辰間同支紳士喪亡殆盡泊平而後梓里  
之衣冠恃勢武斷據我祖介石之家廟侵我祖妣梅  
沿坪之墳山一時子姓悵惶莫定弟奮然而起謀于  
老成誘乎新進同心協力不數月而魑魅潛消矣。萬



福橋本支叔宏若所締造也石墩而上架之以木木  
之爲用也僅五稔則必小修十稔則必大修先時綜  
理無人偶逢好善者之維持弟必計畫而相與經營  
自朝至于日中晷縱燠日寒霜不少懈之三事比  
孝之根源盛德之顯見者也多矣乎弟之可述也予  
特綜其大端以告族黨中之耆舊而有道者生三子  
長文旻次文景次文昇冠本邑童子軍有聲庠序



